

文庫型

路

周揚譯

小 型 文 庫

路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

庫文型小

路

分五角三價實册每

揚 周 者 譯

社版出學文 者版出

店書活生 售經總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 伊凡的不幸……………萊奧洛夫（一）
- 路……………巴別爾（一五）
- 愛情……………塞爾吉夫普斯基（二八）
- 櫻核……………奧列沙（四四）
- 結晶……………皮涅克（六三）
- 焦炭，人們和火磚……………潘菲洛夫（七二）
- 啓耳基茲人的歸來……………卡維林（一〇一）
- 我們在鑄着刀子……………埃爾特堡（一一八）
- 後記……………譯者（一二六）

伊凡的不幸

萊奧諾夫

她嘲笑他的可憐的贈物，把牠捏成一團，扔在雪地上伊凡的腳旁。於是，她兩臂撐着腰，嘲笑他的戀愛的愁苦，但是伊凡却沒有聽見……當還是一個孤兒，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伊凡害了熱病，病了許多時，直到他被憐慈着去見女地主。這女主人過着獨身生活，百無聊賴，常給農民們以醫藥的照顧。她給了伊凡金雞納霜，分量很多，於是說：「你會耳聾，但你的病是會好的！」自然，伊凡的瘧疾醫好了，而且在歡喜之中沒有注意到自己耳朵的突然聾去。這並沒有妨礙他負他那農民的役務，這使得他避免了鄉村的口角，這使得他避免了戰爭，雖然他的耳聾使他變成獸頭獸腦了，但他却已經習慣，而且甚至漸漸地歡喜不被騷擾的寂靜了。

世界在他的眼中看來是無聲的，肅靜的；雲和鳥在這裏面浮動着，草在這裏面生長

着，雪下着……伊凡沒有注意這世界裏的人們，祇是很微少地分受了他們的一部分東西。人們祇當他是個木匠，但他却常是半餓着肚子過活的。他並沒有觸犯他的世界，他的鳥，他的草，但是牧師却喜歡叫他掘墓，不給他工錢，而小孩們將伊凡的簡單的用具擲在池塘裏，來以此取樂。他的生活充滿了這一類的不幸。他正就是用不幸這個字眼來表示他對於世界的命令的純真的驚訝的。雖然好像沒有甚麼事情能够使他的生活的卑微的歡喜變成暗淡，但是他的不能博得蓮嘉·布拉吉納的歡心，却深深地使他受傷了。

他謙卑地拾起被蓮嘉弄繃了的頭巾，將牠摩平，揣在自己的懷裏。村子裏的頑童們在雪裏圍着這個老實人跳着，嘲罵着他，但是伊凡却沒有聽見。能够排解他的命運的困苦的唯一的人就是他的姑母；而現在他就正在走向她那裏去。他的姑母住在離這兒有二十我里的一個富裕的村子裏。她是在牧師家裏做保姆過活的。她是善良的，她名叫瑪麗亞。他常常帶着他的憂愁去看她，於是，在她那裏作了三天客之後，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村子裏來，更幸福地安於他的命運了。世界的愁苦並沒有攪擾他。

就在那可怕的年頭，世界大戰爆發了。世界正在痛苦中，牠癡癡地咬齧着被牠自己的血所毒害了的大地。爲了渴望看看自己的故鄉和家庭，渴望建立一種新的生活的原故而瘋狂，兵士們離開了前線，變成散在各地的流浪者了。他們成羣結隊地經過這村子，因爲伊凡·愛沙珂夫住的這村子是在一條大路上。路沿着高堤而過，落日餘暉中可以看見一羣拖着身子，垂着頭的人，氣憤憤的，被他們隨身帶着，以備急需的武器壓壞了。這形勢在農民們的心中喚起了不幸的預感，兵士們是來向農民要麵包的，但是他們卻沒有使伊凡驚駭，他是深鎖在他的不能慣穿的寂靜中。

伊凡忘却了在他周圍發生的事情。柔軟的，柔和的雪在下着，路是適意的，好像蓋着絨毛一般；在暮色蒼茫中向着他姑母窗子裏的那遙遠的歡迎的火光漫步地走去，一面想着蓮嘉，這是很愉快的事。她是個自負而俊俏的人兒哪，她是不會嫁給一個長着白眉毛的手藝人的；當伊凡明白了這個的時候，他就立刻決定把這頭巾送給瑪麗亞姑母，來對她的關心，表示一點感謝之意，這樣她就可以在節日戴着牠，記念起這孤兒來。

當他經過森林，開始爬上村子的時候，天正在黑下來了。這村子是在小山上，鐘樓聳入了天空，在那鐘樓下面，夜鳥飛奔着。他循着常行的路走向牧師家，敲了門。門開了，開門的不是他的姑母，而是牧師的女兒；看了這情形有點不對，伊凡的心陡然猛烈地跳動起來。他有罪似地微笑着，把帽子緊抓在手裏，釘眼望着這女孩；這女孩暴戾地頓着她那穿着靴子的腳，叫他滾開。

聽了她的叫喊，欲睡的牧師走了出來。他穿着有條紋的棉褲，他披頭散髮，怒冲冲的。「那老太婆死了，」他說，把指頭深深地鑽入他的蓬鬆的頭髮裏。「她死了，埋在石頭底下。」

於是伊凡開始謙卑地鞠躬，感謝牧師，他這動作繼續了許久，而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正坐在走廊裏的長凳上，在他面前擺着他的姑母的寒酸的提包，他的帽子放在關了的門前。他把帽子戴在他的稀疏的頭髮上，把頭巾從他的懷裏拉出來。他再也沒有甚麼人好送了，於是，愕然無語地，他凝望着牠。這頭巾是很便宜的，鑲着窄窄的花邊，但他覺

得牠是鮮紅的艷麗的，在薄暗中被熾燃着，牠燒着伊凡的手，他迅速地把牠放回牠原來的地方，他的懷裏去，就這樣走下階梯。牧師家的窗子裏的微明的光線射進薄暗中，在這光線中他可以看見雪在下着。

「不幸呀，」他說，茫然若失地微笑着；在這大村子裏已經沒有他安身的地方了，豺狼們又阻礙他回到蓮嘉那裏去。因此他就決定在一個寡婦開設的酒店裏投宿一夜。這女人熬着蘋果汁，而這飲料是全縣聞名的。捲起袖子，挺着豐滿的胸脯，看上去很像個亞馬孫族的女子，她帶着做生意的樣子收了伊凡的錢，拿了瓶酒給他喝。

「這濃得可以沖水呢，」寡婦說，尖起耳朵聽那在夜的寂靜裏可以聽見的哀怨聲。「艾菲摩又在打他的老婆。他喜歡打她耳光。請問，世上有甚麼感情呢！」突然發覺她的顧客是個聾子，她就利用他來消濟她的孀居的寂寞。

把她的憂鬱的臉孔靠近伊凡的，她像男子樣地拍着他的背，忍不住哄笑起來，把他推進小屋子裏去。她在縫着的紅短衫正擺在桌上的燈旁，而且因為這，從煮着香味飲料

的大缸裏發出來的蒸氣也變成紅色了，帶着他那素常的困感的微笑，伊凡走進小屋子裏去，坐在火爐旁，他望着寡婦擺下餐食，那就是浸漬的蘋果，胡桃和伊凡所購的酒。於是，兩手交叉在她的肚皮上，她莊重地坐在長凳上，叫伊凡不必客氣，拚命地不看寡婦的堅韌的牙齒裏的那不雅觀的窟窿，這是她那暴躁的第一個丈夫留給她的一個紀念品，伊凡從桌上端起酒杯來，注視了一下映在酒中的他自己的反影，那是和命運自身一樣地陰沉，於是，皺了皺眉，他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伸着手想要再來一杯，但是不知爲甚麼躊躇了起來，仍又在長凳上坐下。

寡婦憂愁地，但是帶着鎮靜的神氣，注意了牠的錯亂的動作。

「你爲甚麼坐在那裏哭喪着臉的樣子，不能高興一點呀？」她問，咬緊着一塊硬蘋果皮。「你爲甚麼對甚麼人都生氣……你好像生活中沒有一件甚麼東西也沒有一個甚麼人。每只烏鴉在夜裏都爬進牠自己的巢裏去，但你是孤另另的，沒有一個巢，你真是個孤兒呀！」灑了一掬同情的傷心淚，寡婦正在預備給他一點愛的慰藉。「你的眼睛是

不安的，有病的……一個男子怎麼可以用那樣的眼睛看着一個女人呀？女人是沒有角的獸，是狡猾的東西……女人祇需要快活。要是旁人處在我這個地位的話，早就把你趕出去了！可是我為你難過。」

伊凡一聲不響的，儘在凝望着燈的火焰，他在想着要是有火繩鎗來防禦豺狼，那就好了。寡婦已經漸漸地挨近他的身邊，愛撫着他，向他調情，挑動着他的情慾，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她的接觸。不慣於喝酒的，他立刻就醉了；雖然他想起了他的姑母的提包，但是他沒有意思起身。就在這時候，她把燈熄了。伊凡陷於狼狽了，但在寡婦的地方是一片黑暗，瀰漫着那依舊的帶紅的，芳香的蒸氣。死一般的寂靜降臨了，發出響聲來，衝了開去，他迅速地打中了一件像石頭樣的東西，但是帶紅的蒸氣祇是笑着，嘲弄着他的抵抗……他直到將近天亮的時候纔睡着，他夢見了靜悄悄的森林中的道路；撒滿了雪的樹枝彎在道路上面了，而這一切都包在對於蓮嘉的困惑的，不安靜的戀慕中。

爲了避免閒話，和不希望再在伊凡身上找尋快樂，寡婦迅速地叫醒他來，也不給他

東西吃，就把他從天井裏一直推到街上去了。在她的鬚足的臉孔上看不出剛剛經過的這一夜的任何痕跡，雖然這一夜倒把伊凡弄得精疲力倦了。孤獨厭了，她和伊凡在一起沒有滿足她的慾望，而那些可尊敬的農民們又還沒有從戰場上回來。伊凡爲他的生活中第一次的這種不幸而燃燒着羞恥，也並不想再和這女人歎在一起了。

當鐵門在門後面發出兇惡的聲音來的時候，他遲疑不決地站立了一會；於是，他顫慄起來，橫過潔白的雪地跑開去。他的身體是在痛苦中，直到他又一次走進他剛剛夢見的森林裏去。這裏一切都是寂靜的，不管是痛苦也好，羞恥也好，因爲他自己內心的寂靜和世界的寂靜打成一片了。他在這裏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熟透了的。他秘密地知道他所愛的樹的名字，他認得出矮松樹。他來過這裏許多次，但是現在他特別歡喜清晨的靜默的莊嚴，宛若他自己的不被嘲笑的真理就完全寄託在這裏面了。他的心充滿了歡喜和愉快，而他的身體也變成輕快了，帶着這身體去蘊藉的命運，並不是煩重的事情。突然伊凡想要叫喊起來，但是遠遠地他窺見路上有雪車來了，他還纔抑制住。

「哦，你還是趕快走的好伙計……在那裏在羅羅迪林家，昨晚有人偷了四馬去了！」一個老人急急地從他的雪車裏叫着，但是奇覺對方是個騙子，他就祇好揮了揮手，以唇作尖聲，來趕他的牝馬了。他說話的慌張，並沒有使伊凡感觸，在他的旅程的盡頭，他昨日的愁苦完全烟消雲散了，他祇感覺着餓；而當雪景輝煌的曠野展開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又準備遭受他的可驚的不幸了。將近正午了，伊凡碰見了穿着破軍服的不熟識的人們。

登上一座俯瞰村落的山，伊凡悄然地駛到了輪的頂上。在他下面，挨近倉庫，不知從甚麼時候，聚集了一大羣人。憤怒的拳頭舉在人頭上，許多人的穿着靴子的脚被憤怒激動着去踏過雪地；呼吸的濃密的蒸氣浮在人羣上面。不時地和農民們一道，陌生的兵士們頓着他們的脚；他們約莫有十二個人的光景，他們加入討論昨天發生的事情。兩個渾厚的，生着鬍鬚的農民把鐵匠曹託夫挾在腋下，而其餘的人緊緊地圍了個圈子，不讓他逃走了。這鐵匠，是縣裏有名的馬賊，向着嚴酷的裁判官們惡狠狠地微笑；他硬着心腸，他

睡着口沫；他很顯然地安於他的命運了。同時，一個高高的瘦削的農民，富瑪·庫羅迪林自己，正在村人們面前演說着……與其說是在他們面前倒不如說是在陌生的兵士面前……與其說是在兵士面前倒不如說是在他們的鎗桿的黑暗勢力面前，他是用狂怒的眼睛側視着他們的鎗桿的。

「我問你，農友們，這是甚麼意思？」富瑪說，轉向着臨時法庭。「一個人做甚麼？到夜裏把馬帶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官廳不管事了，就該你們大家來執行法律……因為要是你不隄防的話，賊就會把你的椅子都偷去，連你的小屋子都會給你搗走呢。就看曹託夫吧！他一點羞恥都沒有，也沒有一點眼淚。他話總有得講的，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要懺悔。懺悔吧，你這流氓，你偷了我的馬沒有？」庫羅迪林尖聲地叫，激怒地把帽子投在地上。

「我偷了就怎麼樣！」鐵匠愜然地承認了，把一根小烟捲在手指間轉動着，因為被毆打而吐出血來。

他們正要執行陌生的人們向這惡徒宣布的判決的時候，突然瓦西里·布拉金走到人叢裏面來。他是身材短短的，說話尖刻，心腸殘忍，他的病眼是常常要流出眼淚來的，他從沒有和誰當面爲難過，因此全村的人都尊重他，和長懼瓦西里·布拉金的判斷。

「我想。」他開口了，帶着他那素常的神氣，摸了摸他的粗硬的灰色的頭髮，「這鐵匠不會再弄別人的馬了……」他想起了鐵匠昨夜所遭的毆打。「祇是我們爲甚麼要處罰曹託夫？我們這簡直等於用我們自己的手把我們的馬射殺，就這樣完了。我們僅僅祇有一個鐵匠，農友們，在整整的一縣和半縣……他給我們的牝馬和小馬釘鐵蹄，而且還可以算是一位正式的獸醫呢，他又能够給車輪加箍。曹託夫是我們少不得的。要想彌補曹託夫的墳墓，未免太早了！我們感謝這兒的兵士兄弟……他們是怎樣獻身戰爭，到處過着軍隊式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們老實說吧，這些朋友們也得做點事情了。但是我們要站起來替我們的鐵匠說話，我們是不能把他交給兵士們去開心的。」他躊躇了一下，舉起他的歪斜着的眼睛望着那山，伊凡正從那山上走下村子裏來；這時候演說者的

含淚的眼睛沉着地機械地眺望着。「讓這樣的機會錯過，那是連想都不能想的……自然，我們對於惡人，非殺一儆百不可。農友們，我們僅僅祇有一個鐵匠，但我們却有四個木匠。現在我覺得我們與其損失鐵匠是寧可損失一個木匠的……」

他從木頭上跳下來，立刻消失在人羣中了，沒有一個人望着瓦西里·布拉金，但是每個人都想着他的思想，同意他的決定了。恰在這時候，伊凡，被妻子的危險的好奇心驅使着，從人羣中慢慢地擠到這圈子裏來了，大家都沈默着，於是突然他注意到他們都在望着他。他是一個孤兒，他是一個木匠，他是一個可憐蟲，沒有誰會爲他而哭；他犯了罪，因爲他的犯罪對於大家是必要的。他時而向這邊，時而向那邊微笑着，但是人羣中的面孔都裝着相同的模樣了，冷酷的而又可憎的。

「順從吧，伊凡，這反正於你是一樣的！」挨近他站着的一個老頭兒說，舉起一個指頭勸告他。

「憐憫憐憫我們大家吧，美留沙，你自己可以看到，馬賊們把我們征服了……而我

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我們要埋葬你，像埋葬我們自己的兒子一樣……哦！」有誰從後面叫，那聲音被真正的失望所克服，但是伊凡卻沒有聽見。

他看見許多手從四方八面伸向着他，倒有點驚駭了，但是人羣已經從這地點移動開去，拉着他向村子那邊走。他大膽地微笑着，也並不需要替自己辯護，因為他是連犯罪的念頭都不會起過的，他跟着人羣一道走；他祇覺得他的不幸似乎發展得太快了一點。他甚至覺得他是在以他的無名的犯罪欺騙着這世界——而這就是他的困惑的微笑的原因。又一次在這村子外，人羣跨過潔白的雪野走過去；一個老頭子跟在後面疾速地跛行着，小孩子們跑在前面去用擊伊凡的最後的不幸。他被安放在溝壑旁邊，兩個兵士，他們那比誰都深刻的眼凹進在他們的額頭下面，將他們的來福鎗上了子彈，同時，好像在舉行訂婚典禮時一樣，女人們都大聲呼喝了。

這是一個當風的地方，蒼草的黑穗在飛雪裏伸了出來。伊凡摘了一球，於是，迷惑地

在手指間撫摸了一陣之後，他嗅着牠的香氣，這在嚴寒的空氣中是濃郁的，強烈的。他還在微笑着，而當他碰到兵士們的歪斜的眼睛的視線時，他這纔深深地領悟了他的命運，尤其是他的不能適應這世界的猛烈的騷擾。伊凡又記起了那被遺忘了的姑母的提包，他的遺產，但是已經沒有餘暇來想那提包了。

「替我問候蓮嘉！」他向有一隻鳥在飛翔着的天空，祇僅僅叫了這麼一句，於是這一天當中的第二次他自己的寂靜又消融在世界的寂靜中了。

路

巴別爾

一九一七年前線失敗了。我在十一月裏離開那裏。到了家，母親給我一包襖衣和乾麵包。我到基輔，恰是麥拉維夫開始轟炸這城市的前一天。我是趕到彼得堡去的。我們在比薩拉布加的亥姆理髮店的地窖裏度過了十二天。我得了基輔蘇維埃政府指揮官的允許，這纔離開了那城市。

全世界上再沒有比基輔的火車站更慘澹的了。臨時木造的建築損毀了。這城市的道路的美觀，已經有許多年了。虱子在濡濕的木板裏發出嗶嗶剝剝的聲音來。逃兵，普西和私販亂紛紛地擠擁着。加里西亞的老太婆就站在月臺上小便。低垂的天空起着雲朵的縐紋，滿貯了雨和陰鬱。

過了三天，第一輛車纔離開這裏。起初，這車輛每走一俄里就暫停一下，但是後來牠

就加快起來了：車輪更愉快地軋喀軋喀響着，唱着力的歌。這使得我們每個人在這裝牲口的敞車裏都很快活。在一九一八年，飛快的旅行是很使我們快活的。夜間，火車戰慄着，於是停住了。裝牲口的敞車的門開了，雪的綠色的光輝展開在我們前面。走進這車輛來的是一個車站電報員，穿着毛皮外套，給一根帶子緊緊束着，和軟皮的哥薩克靴子。這電報員伸出他的手臂來，用一個指頭在攤開的手掌上敲着。

「交出你們的證書來……」

近門處，一個年紀很老的女人在一些包裹上捲成一團，她是旅行到盧棚，她的兒子，一個鐵路工人那裏去的。接近我，瓊達斯·准堡格，一個當新員的，和他的妻子坐在那裏打盹。這教員剛在不多幾天前結的婚，是要帶了他的年輕的新娘到彼得堡去的。他們低低地談着道爾頓制，一直到他們睡着了。就在睡着了時，他們也還是互相緊緊地拉着手。

電報員看過了他們的有魯納查爾斯基簽名的證書，便從他的毛皮外套下拔出一枝毛瑟鎗來，用骯髒的狹窄的鎗口，正對着教員射擊。一個高大的圓肩的農民，戴着一頂

有耳蓋的毛皮帽子，站在電報員背後頓腳。長官對這農民點點頭，他就把他的提燈放在地板上，剝去這死人的衣服，用一把小刀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於是把牠塞進他妻子的嘴裏。

「你瞧不起不潔淨的東西，」電報員說。「吃點潔淨的東西吧。」

這女人的柔軟的頸項膨脹開來。她沒有說一句話。火車不動地停在草原上。大浪似的雪閃爍着一種寒冷的眩光。猶太人都從車上被拋到路上。這農民把我領到一堆蓋滿了霜的木堆後面，開始搜查着我。幽暗的月光照耀着我們。一片紫羅蘭色的森林在發出煙來。凍得像棒一樣硬的手指在身體上摸來摸去。電報員從車上叫起來：

「猶太人還是俄國人？」

「像是俄國人！」這農民一面嘟囔着，一面搜查着我。「他簡直可以做一個法師。」

他把他那滿是縐紋的憂慮的臉挨近我的臉，撕開我的內衣，從那裏面取出四個十盧布金幣來，那是母親爲了我的旅行給我縫在衣裏面的，還取去了我的靴子和外套，然

後把我的臉扳過來，在我的頸項上打了一記，用猶太話說：

“Ankloif, Heim!”（滾開，亥姆！）

我動身走，把我的赤脚插進雪裏。靶恰在我背上，靶心正穿過我的脊骨。這農民却沒有開鎗。

在松林中，在隱蔽的矮樹叢裏，一點燈光籠罩在血紅的煙霧裏搖幌着。我跑向那小屋去。當我闖進去的時候，樵夫便唉聲歎氣起來。他用從大衣上剪下的長布條裹着身子，坐在一把柔軟的籐製的圈手椅裏。在他的膝上搓着煙葉。這樵夫，被烟霧所罩住，呻吟着，立起身來。他鞠躬鞠到我的腰間。

「走開，我的好人……」

「走開，我的好市民……」

他把我領到走道上去，給了我一塊布去把我的脚包起。我拖着脚走到第二天早晨很遲纔走進一個小市鎮。恰巧醫院裏沒有醫生來開割我這冰凍了的脚。一個外科醫生

的助手管理着這個病院。每天早晨他騎在一匹小黑馬上飛跑到醫院裏來，把馬用繩子繫住，興高采烈地走進來，他的眼睛裏光芒四射。

「傅里得利克·恩格司，」外科助手彎腰向着我的牀頭，他的黑炭似的瞳子發光了，「傅里得利克·恩格司告訴你們這班人說，國家是不應該存在的，但是我們却相反地說，國家應該存在。」

把綁帶從我脚上撕下來，他直一直自己的身子，咬着牙齒，低聲地說：

「他們要把你帶到哪裏去……爲甚麼她老是在動亂，你們的國家爲甚麼鬧得這樣雞犬不寧？」

有天晚上，蘇維埃政府用貨車把我們載走——和外科助手合得來的病人們，裝着假髮的猶太老太婆，地方委員們的母親。

我的脚醫治好了。我開始了一個卑賤的旅行，經過了茲拉賓，奧爾沙和維特布斯克。我們是坐在貨車裏旅行。費調哈，一個偶然的旅伴，他有過逃兵的偉大經歷，是個謙故事

的，打譚的，做小丑的脚色。我們睡在一尊榴彈礮的短而巨大的仰向的礮口底下，在那帆布做成的貯滿了乾草的獸穴裏互相溫暖着。後來，羅黑納·費調哈偷了我的包袱，跑掉了。地方蘇維埃政府給了我一包東西。裏面有兩套兵士襖衣，幾片乾麵包和少許錢。

兩天以後，我們便快到彼得堡了——我們一點東西也沒有吃地趕路。我千辛萬苦，終於達到了扎科爾·塞羅車站，一個巡邏兵向空中放鎗，迎接這火車。私販們被拖到月臺外面去，他們的衣服被剝下了。那天晚上九點鐘，這火車站，一個荒涼悽慘的洞窟，把我拋在軋戈洛得內街巷裏。橫過街去，在埃及圍以木板的藥舖的牆壁上，寒暑表降到了二十四度以下。風在管子一樣的戈洛霍華街上吼着；煤油燈在溝渠上搖幌。這個寒冷的，雪花巖一樣北方的維尼斯不動地矗立着。當我轉入戈洛霍華街的時候，牠好像是一片岩石纍纍的冰凍的原野一樣。

政治警察局設在戈洛霍華街二號，從前市長的辦公署。兩架機關鎗，兩條鐵狗，安放在門廊裏，鎗口高舉在空中。我把瓦尼亞·卡魯金我那位舒伊斯基聯隊裏的下士寫給

我的信給指揮官看。卡魯金做了政治警察局的檢查官，寫了信要我來。

「到安尼契可夫（以前彼得堡的王宮——譯註）去，」指揮官告訴我。「他現在在那裏。」

「我是不會到的了，」我笑着回答。涅夫斯基街巷伸到遠方去，好像銀河一般。馬的屍體像路標一樣地橫在街上。舉起的馬腿支撐住了低壓下來的天空。馬的肚子顯着白色，閃耀着。一個像衛兵樣的老頭拖着一輛玩具雪車走過。使着勁，他用他的皮腳槌進冰裏去。他頭頂上戴了一頂提羅爾人戴的帽子，他的鬚鬚，紮成一串，塞進他的團巾裏。

「我是不會到的了，」我對這老頭說。他站住了。他那起了皺紋的獅子般的臉孔充滿了平靜，他想着他自己的事，於是推着雪車前進。

「這樣看來，我是再也沒有必要來到彼得堡了，」我獨自思量着，極力去想起那個就在旅程的盡頭被踏死在亞拉伯人的馬蹄之下的人的名字來。那就是朱赫達·希列維。

在沙多瓦那街的轉角處，站着兩個戴硬氈帽的中國人，腋下挾着大塊的麵包。他們用冰冷的指甲把麵包劃分為小份，顯給走攏來的娼妓看。女人們默默地一長列地從他們身邊走過。

在安尼契可夫橋旁，我在克羅特所彫刻的一匹馬的柱石上坐下來。我的手肘前挽在我的頭後；我在光滑的板石上伸了伸腰，但是花崗石刺痛我，灼傷我，驅着我向王宮走去。

紫色的門開了。藍色的燈光正照在那睡在圈手椅裏的聽差的頭上。他的嘴唇掛在滿是縐紋的臉上，死人樣的，墨黑的。一件沒有帶的寬衣，浸在燈光裏，罩在一條鑲着金邊的皇家的椅子上面。一枝歪歪斜斜的用墨水畫的箭頭指着到指揮官室的路。我爬上扶梯，走過好些空空的，低矮的房間。用幽暗抑鬱的色調繪成的女人們正在天花板和牆壁上環繞着跳舞。金屬格子縱橫交錯在窗上，斷了的鐵栓垂在窗架上，在直路盡頭的一張桌旁，坐着卡魯金，他罩着粗野的藁色的頭髮的圓光像在舞臺上一樣地閃耀着。在桌上

正對他擺着一堆小孩玩具，五光十色的破衣，和撕壞了的圖畫書。

「你來了，」卡魯金說，抬起他的頭來。「這裏正需要你。」

用我的手，我把撒滿在桌上的玩具推在一旁，就在這光滑的板上躺下，於是……醒來了——不知是在幾秒鐘還是幾點鐘以後——在一張矮沙發上。燈架上發出來的光好像玻璃般的瀑布一樣射在我身上。我的破衣，從我身上分離了，擺在地上的一個蓄水池裏。

「現在洗個澡吧，」站在沙發旁的卡魯金說。他扶我起來，把我帶到一個舊式的低邊的浴盆那裏去。沒有自來水。卡魯金把一桶水倒在我身上。我的衣服——一件有釦子的浴衣，一件襯衫和一雙厚絲襪——放在沒有背的柳條椅的藁色的綢墊子上。襯褲穿到了我的頭上；浴衣是做給一個大漢穿的——我把袖子踏在脚下。

「呃！你在跟亞歷山大·亞歷山得洛維奇開玩笑，」卡魯金說，搖盪着我的袖子。「那小子有三百幾十磅重呢。」

我們好容易纔把亞歷山大三世的浴衣繫好，回到我們原來的房子裏來。這是瑪麗費多洛夫娜（亞歷山大三世的妻子——譯註）的書齋，一間極都宜人的小室，絳紅色條紋的鍍金的書架緊靠着牆壁。

我告訴卡魯金，舒伊斯基聯隊裏甚麼人被殺死了，甚麼人被選為委員，甚麼人到庫棚去了。於是我們喝茶，在酒罈的磨過的玻璃裏面，星標已經模糊不清了。喝過茶之後，我們便吃了少許黑而霉的馬肉臘腸。僅僅一層帷幔——厚厚地用羽毛般的綢子疊褶成的——把我們和世界隔開了。

天花板上，落日用破碎的光線照耀着，悶人的熱氣從那發光物裏流出來。

「儘管牠再壞一些，」卡魯金在我們吃完了馬肉之後說。他走到外面甚麼地方去，拿了兩只盒子轉來——這盒子是土耳其皇帝亞布達爾·哈密特送給俄國皇上的禮物。一只足鏷做的，另一只是雪茄烟盒，繫着絲帶和紙製勳章，鏷蓋上刻着「俄羅斯皇帝陛下——你的善意的表弟贈。」

瑪麗費多洛夫娜的書齋充滿了在三十五年前她聞慣了的香氣。二十生地米突長，手指一樣粗的紙煙被包在玫瑰色的紙裏；我不知道世界上除了大俄羅斯皇帝以外還會有誰抽這樣的紙煙，但是我却選了一枝。卡魯金凝視着我，微笑着。

「管牠，」他說，「也許牠們沒有數過呢，僕人們告訴我亞歷山大三世是個烟癮很深的人。他喜歡煙草，汽水和香檳。你看那桌上的廉價的瓷器的煙灰碟。他的褲子，我聽人家說，是常常充滿了補釘的。」

的確不錯，我穿的這件浴衣便蓋滿了油漬，而且補了好些回了。

我們檢點尼古拉二世的玩具，他的鼓和兵器，他的受洗禮的衣服和亂塗着蠟筆蹟的抄本，把晚上其餘的時間就這樣花去了。天殤的大公爵的速照，他們的髮卷，達格瑪拉公主的日記，她的姊姊英國皇后寫來的信，這一切都發散着香氣和灰塵，在我們的手指底下弄成破碎了。當這位公主到俄國來的時候，她的女朋友們——市長和國會議員的女兒——在聖經和拉馬丁詩集的空頁上費力地歪斜地寫了幾個字送別她。羅伊莎

女王，她的母親，雖祇統治了一個小小的王國，但對於兒女的將來却是十分注意的——她把她的一個女兒嫁給愛德華七世，印度的皇帝，英國的國王；她把另一個嫁給羅曼諾夫王朝；她的兒子喬治做了希臘的國王。達格瑪拉公主做了俄國的瑪麗。哥本哈根的運河和基督教國王的朱古力色的兜腮鬍子現在已經拋在遠方了。這位像狐狸一樣狡猾的小女人，投在漂亮的長官們的圈子裏，生下了那位最後的統治者，但是她所生駒却違了異鄉的仇怨難解的土壤。

直到天亮，我們纔離開這個古舊不祥的年代史。亞布達爾·哈密特的紙煙已經抽完了。早晨，卡魯金把我帶到戈洛霍華街二號政治警察局去。他和優立茲基談了一下。我站在波動地彈到地上的垂帷後面。他們旋輟旋作的談話傳送到了我耳裏。

「他很不錯，他是我們的人，他的父親是開店的，但那孩子却和他斷絕關係了。他懂得幾種語言……」

北省公社內務委員蹣跚地走出他的辦公室來。在他那挾鼻眼鏡後面露出一雙因

失眠症而燃燒着的軟垂臃腫的眼臉。

我得到了一個外交處翻譯的職務。我領到了一套兵士制服和伙食券，在彼得堡以前市長辦公廳的一個指定的角落裏，我開始翻譯外交官，煽動者和奸細的口供。

不到一天我便得到了所有的東西——衣服，食物，工作和可以共死生的同志，一種世界上旁的國家所找不到的同志。

就這樣，在十三年以前開始了我那洋溢着思想和歡樂的輝煌的生活。

愛情

塞爾吉夫·普斯基

這是在一九二五年。

在一條流入北冰洋的西伯利亞的大河流邊上，是斯拍司克村。在那裏，一位年輕的孔莫索莫爾教員，新近從維埃特卡來的，被十九歲的沙瓦卡·考爾特（Coward）——意即怯懦者——所牢牢地盯視着，他住的小屋離學校沒有多遠。

這位新教員喜歡大聲地笑。大體上說，她是活潑，愉快而漂亮。她那燦爛的紅帽子和她那掛在耳邊的烏黑的捲髮十分相稱。當那些樸實的西伯利亞人在街道上問她叫甚麼名字的時候，她搖着她的捲髮，回答說，「我——亞洛沙。」

「甚麼——亞洛沙？這是個男孩子的名字，」這些農民說，伸直他們的寬闊的肩膀。「這是我的名字。要是你們叫我做愛麗斯，我是不答應的，更不要說叫我伊娃諾芙。」

「綁了。」

他們叫她做亞洛沙。

當沙瓦卡在街上看到她的時候，他不單是開始牢牢地盯視着她，而且還牢牢地盯視着自己。他做了以前從沒有做過的事，在鏡子前仔細照了照自己。

他的臉是一副極平凡的臉。兩頰寬闊而平坦，像是被稍稍熨過一下似的。他的灰色的眼睛從眉毛底下倔強地向外探望，不管他怎樣盡力去使牠們有吸引力和愛憐，牠們看上去總是像兩隻狼在牠們的洞裏看見了一個生人一樣。

每天亞洛沙在從學校回來的路上走過他的小屋。一天他鼓起了勇氣去告辭她，慢慢的動着他的嘴唇：「我是一個木匠。我從我父親那裏學得的，他是個好木匠呢。但是我自己對於紅木也並不怎麼外行的。」

「哼，你自己就像木頭，」亞洛沙大笑起來。「你要我叫你用紅木做一面穿衣鏡，或是別的甚麼嗎？你是甚麼意思？」

「這好處是在工作，不是在穿衣鏡，」沙瓦卡喃喃地說。「是在你和我。」

「你懂甚麼！在你和我！且問你是誰？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考爾特，」沙瓦卡紅了臉說，「但那並不是重要的。」

「考爾特？一個甚麼名字！」亞洛沙搖搖她的捲髮。

「但那並不是重要的，」沙瓦卡頑強的回答着，隨後又極柔和地，奇妙地加說道，

「我對你發生了愛情。」

他在一本甚麼書上讀了這個，當牠是一句在現在這種機會非常有用的話而記在心裏。這類的文句和字眼，在他看來總是異常真實和格外娓娓動聽的。而且，要是他知道這類話更多些，他也會對亞洛沙講出來。

但是矮小消瘦的亞洛沙抬頭望着他那龐大，驚奇的臉，突然地老實不客氣地大聲笑了出來。

「哈哈！哈哈！考爾特，和愛情！哈哈！」

那樣白得耀目的平整的牙齒，他覺得，從她那笑得起了縷的眼睛裏射出的那樣的光芒！¹ 浸在笑着，她在他旁邊走過去，雖沒有誰在周圍，沙瓦卡有一個很長的時間站在那裏沒有動。好似一塊石頭在他喉嚨裏，塞住了他的氣息。他緊咬着他的牙齒，他的灰色的，不和藹的眼睛注視着地面，在他的耳朵裏響着一片鬧聲，像是全斯拍司克村都在笑他。當他終於拖着他的兩腿走回家去的時候，他咬牙切齒地說：「好的，你這女孩子。你有着一個紅的頭，但是有一顆黑的心。」

這是在早春的一個清朗的日子。風吹着，屋頂在嘯，燕子清脆地喃呢着。

兩天以後，沙瓦卡對他的病了的父親說：「冰快要溶啦。要是你高興，我就用船把你載到市鎮上去。他們說那裏現在有一個好的醫院。也許他們會很快地醫治好你。」

他的父親在冬天常常穿了滑雪鞋到樹林裏去打鹿。他並不就帶了他的鹿回來，要到兩個星期以後，才駕馭着一隻馴鹿，載回來肉和皮革。最後的一次，他很困難地駕馭着，沒有停止，但那隻馴鹿原來是一隻不好的。疲勞得再不能在雪地裏走了，牠不肯吃乾草，

也不肯讓自己被診察，牠開始用角去抵觸父親。父親設法將一把小刀插進牠的咽喉裏去，於是一個人拖着脚回到家來。但是他病得很利害，誰都注意到了這個。這是很明白的，這隻鹿是他最後的了。

市鎮是在河流的下游，相隔有五百公里——這在西伯利亞是差不多不算甚麼距離的。父親同意了到醫院去。沙瓦卡的哥哥——普洛霍爾，結了婚，已有了兩個小孩——現在全家都靠在他一個人身上了，他搜索地望一望沙瓦卡，又憂愁地望望他的父親，但是並沒有反對。於是沙瓦卡開始把他的來福槍弄乾淨，擦了油，準備了火藥和重彈，磨快了他的斧頭，收集了一切生火和捉魚所需要的物件。他放一些小米在一只袋裏，鹽放在另一只袋裏，又把鹽肉放在第三只袋裏。

當他着手弄乾淨他的羊皮外套的時候，普洛霍爾對他說：「你要外套做甚麼？還是夏天。」

沙瓦卡轉過身來回答說：「做什麼？怕父親冷呀。」

他周密地查看着這小船，把他的衰弱蒼白的年老的父親安置在船梢上，準備出發了。

「在六月裏回來，孩子，」他的哥哥說。「你帶去的東西那時候要用的。」

「甚麼能够阻止我呢？」沙瓦卡回答，他在他的手上吐了口口沫，馬上握住了槳。他的牙床咬緊着，當他划着船向黃色的，骯髒的河流出發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划多遠，沙瓦卡便問他的父親他的名字——考爾特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從前是從沒有問過這個的。

他的父親回答說，「大概是從你的祖父來的。」

「那麼他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呢？」沙瓦卡又問。

父親望望他，又望望周圍的河水，蹙着眉說，「他大概是從他的祖父得來的。」

他們再沒有說下去了。

在他們的旅行的第十二天，他們剛到這市鎮的醫院裏，父親就死了。沙瓦卡把他埋

在市鎮的墓地裏。他得到了關於他的父親的死的證書，把他儘深地藏在衣服裏面，於是出發，却不回到斯拍司克的家去，倒是順着這河流一直向前走。

他早就打定了這個主意。要是他的父親到醫院還活着，被交給了醫生的話，他還是會一毫不差地這樣做的。

在他離開市鎮的時候，他難受極了，並不是想到了他的死了的父親，而是想到了那教員亞洛沙。「好的，你這女孩子。你有着一個紅的頭，但是你却有一顆黑的心。」

整個夏天沙瓦卡離開了斯拍司克，離開了那戴紅帽子的女孩——她傷害了他，正像馴鹿傷害了他的父親一樣——儘遠儘遠地旅行着。在市鎮裏，他用賣出他父親的衣服得來的錢買了些長期旅行所最必需的東西。其中有滑雪鞋，碎鐵，舊的釘子和笨重的魚網。他儘可能地遠離開大的市鎮。他有時候也打打獵，但是他大部份是靠打魚過活的，因為他要節省他的火藥和子彈。

河流更增大了，把他載在高高的兩岸中間，有時候兩邊是懸崖，上面覆蓋着森林。他

還得注視着前面，這樣纔不至於撞在水裏的大岩石上。半野蠻的沙瓦卡的眼睛能够望見水裏和岸上大部份在短夏生存的東西。在西伯利亞，夏天是並不長的。八月裏，晚上已經很冷，他需要外套了。到九月的早晨，他能够在水裏看見冰塊，突然有一天，雪開始降下來代替了雨，一陣寒風雨襲擊了他。

沙瓦卡打算在他過路的村子裏渡過冬天。但是在他離任何村子都還遙遠的時候，河流已經凍結起來了。沙瓦卡把他的船拖到岸上的一塊地方，在那裏，他看到在岸的高處有一個洞，洞口被一棵給風暴吹倒的大松樹半掩着。在松樹的枝幹上，可以像一架梯子似地爬上爬下，而這個洞原來有一間房間那麼大。沙瓦卡把所有的東西從船上帶到洞裏來，於是很快活地自己去砍些燃料。他用石頭把洞口填塞起來，祇留下一個小小的罅隙；從松樹稀疏的地方，他給自己做成了一扇門；他安置好了一個生火的地方，又用他的斧頭開了一個通煙的洞。當他第一次在他的洞裏坐下來，而他的壺子不在露天却在一間溫暖舒適的房間裏開始沸騰的時候，他對於他的成功感到完全滿足，於是在他的

松樹枝做成的床上睡着了。

醒來，他就去望他的船是不是平安。雪在密密地下着，一切都是寂靜的。全河流都靜默着，在夜裏蓋滿了新的堅固的冰塊。沙瓦卡高聲地說：「哦，朋友，你到了什麼地方來了！不要緊，這地方很好。沒有什麼好叫喊的。」在他的長期的孤獨中，他學會了跟自己高聲談話。他用字句是這樣簡短和吝嗇，恰像他是在跟別人談話一樣。

當冰塊凍得結實的時候，他用斧頭整了一個洞，穿上第一根繩索，再整了一個穿上第二根，然後安放好他的網。就這樣，他在這塊他以前從沒有知道過，就在現在，他還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地方，開始渡着他的寂寞的冬天。

第一個星期他過得並不壞。他用他的斧頭整天地工作，趁雪還不大深的時候，弄了木頭，準備過長長的冬天。他還燻乾了一些魚，在天氣太冷不能冒險出去的情形下，他做了一柄剗子，來清除河流的冰塊上的雪。他的斧頭成了他的最好的一個朋友，和他的網跟來復鎗一道。火在洞裏燒得很旺，他是這樣的快樂，他開始想起那學校教員亞洛沙來，

有時甚至大聲地說：「在這樣一間房間裏，兩個人能够好好地過活。」但他一定要加一句，「要是她沒有一個紅的頭和一顆黑的心。」

一天早上，當他開開門的時候（遇了有大量堆積物的情形之下，門總是向裏不是向外開的。）他驚駭到跳了起來。正在門前，隱藏在松樹下面，蹲着一隻碩大的狼，預備撲向他的咽喉。沙瓦卡好不容易砰的一下把門關上了。他攫取了牠的槍。當他再開開門的時候，拍的一聲，那隻狼還是站在那裏，是一隻母狼，一隊狼的頭領。他第一槍就打死了牠，但是在下面，在松樹底下，站着整隊的狼在嗥叫着。牠們有的在退向河流邊上去，沙瓦卡注意到了他晚上曾被深林裏的一大隊狼所包圍。

他把死狼的皮帶進洞裏，但是他現在祇有帶了來復槍才敢出去捉魚，他知道狼已經發覺了樹林裏有一個人，是再不肯放棄的。兩天以後，實在地，牠們跟了他到河流那裏，牠們有不下打之多。沙瓦卡在牠們跑開之前放了兩次槍。他的洞裏現在多出了兩張狼皮。他把屍體拋下在雪地上。在第一個晚上，牠們就被剩下的狼羣吞噬了，正像他以前

打死的一只一樣。

就這樣，開始打了整整一個冬天的獵——一種兩方面的打獵，狼獵着沙瓦卡，沙瓦卡獵着牠們。在冬天，他一共弄到了九張藥皮。但是他不再走得離洞太遠，他的滑雪鞋也纏在角落裏沒用了。間或運氣好，他會在洞的近旁捉到一隻鷓鴣，於是就可以稍稍停止一下捉魚的工作。

接着開始沒有白天，祇有暗晦了。洞裏除了狼的呼嘯，大貓頭鷹的偶然的啼叫，和時時的大風雪的咆哮以外，就一點聲息都沒有了。沙瓦卡隨身帶了一本筆記簿，要想寫點甚麼。但是他寫得很壞，簡直像畫畫，所以他把這些潔淨的紙都消耗在紙煙上加以，實在沒有什麼要寫的。一個洞終於是一個洞，冬天像所有的冬天一樣，狼就像狼，樹林祇是一座樹林，河流也跟其他的河流沒有兩樣——實在沒有什麼要寫的呢。

他那翻轉了的船，現在是這麼深深地埋葬在雪裏，他祇能猜出牠在那裏。所以在過了無數的無盡期的寒冷和黑暗的日子以後，天開始明朗起來，而寒冷也沒有那麼使人

麻木，而且他看到船的黑色的龍骨顯露在雪外的時候，他幾乎叫了起來，「好了，牠們沒有拿掉牠。」

一片拳頭大的蔚藍的天空出現了，沙瓦卡向着那黑暗的樹林，向着那依舊給冰凝固着的河流，向着那開始在柔軟的雪地上跳動的殘留下來的狼羣，叫喊起來。

幾乎冰塊一破裂，河水一汎濫，沙瓦卡馬上就快樂地迴轉他的船到河流裏去，載着他的全部財產，包括了那些狼皮，在槳旁坐下來，於是沿着他那骯髒的，黃色的河流遠遠地向北部前進。他是獨自一個人在他的小船裏，在一條膨脹的河流上，在現在相隔那麼遠，以致在河中央看不見了的兩岸中間，環繞着像狼一樣不懷好意的大松樹，牠們似乎都像他一樣傾向着北方，朝着海洋奮進。沙瓦卡充滿了一種快樂的溫暖的感覺，尊敬起他自己，他的壯健的身體，他的頑強的性格，甚至他的這莽撞的冒險來。

「紅的頭，他大聲地叫喊着，「你應該現在來看看沙瓦卡·考爾特。」

河流載着他有兩個月了，當他疲倦了的時候，他會划到岸邊，拿出他的來福槍來打

一會獵，然後再去睡覺。兩岸變得平坦，荒蕪，薄了——北極的曠原。前面有什麼，沙瓦卡一點都沒有驚奇，但是他老在想有不有人也在像他一樣向北方前進，去尋找海洋。他竟沒有遇到一個人，但是他也許還會遇見他們的。

有一天，當他熟睡在船上的時候，他被一種突然的震動所驚醒。一看他的船漂入浮在近旁的一顆龐大的松樹裏，橫斜了，纏結在樹枝裏。沙瓦卡竭力用槳去給自己清除障礙，但僅僅是把槳折斷了。於是，忿憤地爬上船頭去，開始用他的斧頭來砍松樹枝。但是松樹捲流而下，把船也捲去，差不多把牠傾覆了。沙瓦卡跌落在水裏，而船，還是浮現在水面，開始在向下流漂浮去。沙瓦卡冷得要凍結了，他想，「哦，這就是結局。」但他緊抓住松樹，他的斧頭掉到河底裏去了。

又濕又冷，他騎跨在松樹上，當他的船就在他眼前漂浮了去的時候，他幾乎哭了。在他絕望之餘，他的幸運降臨了。那船又給另外一顆大樹所糾纏住。沙瓦卡穿着濕漉漉的羊皮外套和一半浸滿了水的沉重的皮靴，攀緣着，泅泳着，在水裏奮勇而前，一直到他能

够達到小船邊上的時候。他總算爬上了船邊。疲憊了，他沉到船底裏。這以後他什麼都不記得了，直到他終於在一隻英國船上醒來，就在這河口上，而且的確是在北冰洋了。

好久以後，一個英國人來要沙瓦卡在阿堪遮下去，授給他一張重要的報紙，那上面稱他爲一個北極探險家，同他，他們沒有可能談話，因爲他不懂得英國話。當作一個在遠征時遭了極大的危險，僅僅是因爲運氣好才得救的探險家，他被請到列寧格勒去做一次關於他的發現的演講。他的沉默和他的粗野的態度在阿堪遮是歸之於他的疾病，歸之於他已經變得不慣於見人了的這個事實。他們想，在列寧格勒也許會融化起來，而且講話。

但是在列寧格勒，沙瓦卡仍舊像在阿堪遮一樣地沉默，而當學者、學生和地理學家們聚集攏來聽他演講的時候，竟沒有聽到演講。他們替他計算他從司拍司克旅行到海洋的幾千公里。他們開始念給他聽他所必經的地方的名字。從他的濃眉的眼睛底下望着他們，沙瓦卡鎮靜地告訴他們說：「就是這樣。總歸我到了那裏。」

當他們問他怎麼能够整個冬天在一個地方打魚的時候，他才稍稍喜笑顏開了。

「自然。我在河裏找到了一個潭。」

這並沒有給學者們說明什麼；於是沙瓦卡告訴他們冬天魚怎樣在河裏去找潭，頂大的魚可以藏在潭底裏，不大不小的在牠們上面，而小魚就在頂上。」

總而言之，學者們並沒有從他學到什麼。他們中的一個，是一位年紀最老的，長着微綠的鬍鬚，戴着黑眼鏡，用不快意的聲調對他說。「你告訴我們的少得很，考爾特同志，這就是因爲你旅行沒有組織，離開了集團的精神，祇是個人冒險。雖然在你的旅行中有許多真正英雄的地方！」

「英雄的」沙瓦卡突然打斷他。「等一等！」

「雖然，我再說一遍，有許多真正英雄的地方！」老人想要說完他的這句話，但沙瓦卡又插嘴了。

「現在我可以把我的名字考爾特改成希羅（Hero——英雄）了嗎？」

「假使這就是你所要達到的一切，」另一位比較年青，祇戴着燻黑眼鏡的學者說，「那麼你一年的生活和你一部份的健康都白費了。你在你起程的地方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改了的。」

但是沙瓦卡聽了這話，伸直他的背，抬起他的可笑的，頑固的眼睛，用驚人的明確和力量聲言道：「在我們的工人共和國，同志們，讓每個人自己去爭取名聲，不祇是一張支票，至於組織（他指着那位有微綠鬍鬚的地理學者）在我得到了我的新名字以後，我可以二十倍地注意牠，那是容易的。」

他的聲調裏有那麼多的堅定和力量，那麼多的對於他的能力和他的粗大的身體的信心，以致那位綠鬍鬚的主席，在閉會的時候，儘量堅牢地把沙瓦卡的笨拙的手握在他自己的冰冷的，多骨的，隨時可以和這生命告別的那雙手裏。

櫻核

奧列沙

禮拜天我到鄉下去看拉達莎。另外還有三個客人；兩個女孩子和波立斯·密海洛維基。女孩子跟拉達莎的兄弟一道到河裏遊船去了。我們就是拉達莎、波立斯·密海洛維基和我自己，却走向樹林去。在樹林裏，我們找到了一塊日光照耀的曠地，躺了下來。拉達莎仰起她的臉來，於是突然我覺到自己在凝視着一個發光的白磁的小碟。

拉達莎把我當同輩看待，但她對波立斯·密海洛維基却像對前輩一樣地恭維。她知道這要使得我不舒服，並且會嫉妬起波立斯·密海洛維基來，因此她老是緊握着我的手，每說一句話要向我這麼問一聲：

「可不是那樣嗎，菲蒂亞？」

她這樣說，好像她是在用一種轉灣抹角的方法，向我討饒似的。

一隻鳥的可笑的啼聲從近旁的叢林裏發出，引動我們談論起鳥來。我說我一生從沒有看見過，比方說，畫眉這種鳥，於是就問：「畫眉倒底像甚麼樣子呢？」

一隻鳥從叢林裏飛出來。牠飛過曠地，棲止在覆在我們頭上的突出的樹枝上。牠蹲在那搖動的樹枝上，眯着眼睛。我覺得這鳥的眼睛難看，眼臉特別顯露着，而眉毛又沒有。

「那是甚麼鳥？」我低聲地問。「畫眉嗎？那是畫眉嗎？」

沒有回答。我把背向着他們。我的可憐蟲一般的眼光不敢注視着他們；他們正在避着我的面快樂着。我在凝視着那隻鳥。但是，掉轉我的頭來，我看見波立斯·密海洛維基撫弄着拉達莎的面頰。他的手定在想着，「讓那裝腔作勢的傢伙去看他的鳥吧！」可是我再也無心看鳥了，我在尖起耳朵聽着：我聽到了接吻的聲音。我沒有掉轉我的頭來，但是我依然窺破了他們的舉動：他們看見了我是在怎樣地戰抖着。

「那是畫眉嗎？」我問。

那鳥不見了。牠高高地穿過樹梢頭飛了開去。那不是容易飛的；牠是用牠的翅膀掠

過樹葉飛開去的。

拉達莎請我們吃櫻桃。回憶着我的幼年時代，我把一顆櫻核留在我的嘴裏。牠在我的嘴裏迴旋着，終於給吮得乾乾淨淨了，我然後把牠取出來——牠像木頭樣。

當我離開鄉下的時候，櫻核還在我的嘴裏。

我在不可見的地域旅行着。

於是我回到了城市裏，漫步地向前走着。太陽正在落下去，而我的脚步却朝東前進。我作了兩重的旅行。

我的有一種旅行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個過路者看見一個人沿着一條荒涼的，野草蔓生的狹路慢步着。這個安穩地前進着的人發生了甚麼呢？他望着先他而行的自己的影子。這影子拖着長而無力的脚在他的前面，遠遠的前面移動着。我橫過一塊荒地，影子爬上磚牆，於是突然間身首異處了。過路者沒有看到這個；祇有我一個人看見了。我走進兩排建築物之間的走道。建築物高得可怕，走道充滿了陰影。這裏的土壤是霉爛而柔

軟的，像果樹園裏的那樣。一隻野狗向我跑來，趁早轉了彎。我們自然互相退避。我向周圍打量着。入口遙遙地像燈一樣地發亮。這狗一下子被入口的突出物擋住了。但牠設法逃到了荒地，這時我纔辨別出牠的毛是紅色的。

這一切都是不可見的地域發生的，因為在普通觀察的地域，事實就會完全兩樣：慢步者，離羣之狗，日落，野草蔓生的荒地。

這個不可見的地域是觀察和想像的地域。旅行者在他的旅途中是並不孤獨的！兩姊妹伴着他走，牽引着他。一個姊妹叫做「觀察」，另一個叫做「想像」。

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就是這樣，我可以和一切事物，和一切既存秩序與社會相違反，在我的心中創造出這樣一個世界來，除了我自己個人的印象的明顯的法則之外，不再受任何法則的羈絆了。這說明甚麼呢？我們知道有兩個世界——舊的和新的世界。那末這是一個甚麼世界呢？第三世界嗎？有兩條路：那末這是第三條嗎？

拉達莎約我會面，而又不守約。

我早到半個鐘頭。

十字街口上有一口公用掛鐘。這使我聯想到一只大桶。一只大桶，一點也不差！兩個平滑的針面。兩個底。「哦，時間的空桶呀！」我的嘴唇顫抖着。

拉達莎是應當在三點半鐘到的。

我等候着。哦，她自然是不會來的了。四點十分了。……

我在電車站等候着。我的周圍是紛擾的。祇有我一個人動也不動地站着……一切迷失了路的不幸的人們都從老遠的地方認得出我來，好像他們認得出燈塔來一樣。於是笑話就開始了。一個陌生的女人向我招呼。

「請問，」這陌生人說，「二十七路電車可不可以到古爾丁斯卡雅呢？」

要是有人懷疑我有約會，那就不行。他們寧可以為「這個滿足地微笑着的青年是到這街角上來照顧別人的幸福的，他會爽爽快快地說明一切：問他去吧！問他去吧！」

「哦是的，」我回答着，幾乎客氣得要命。「二十七路電車可以到古爾丁斯卡雅去

！……」
但是以後我定了定神，於是追上那女人去：

「不行！你得乘十六路電車。」

但是讓我們忘記這約會吧。我並不在戀愛。我是一種街頭的神靈。呵！都來歸我吧！都來歸我吧！

四點二十分了。這時指針連接成了一個小小的角度。

「這是擦着腳跑。時間跑的真不容易呢！」

多傻！時間是怎樣跑法的呀？

還沒有她的影子，她是不會來的了。一個兵士向我走來。

「告訴我，」他說，「達爾文博物館在哪裏呢？」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在那邊……對不住……對不住。我不知道，同志。我不知

道……」

「來！下次輪到誰了？別怕羞吧……」

一輛汽車衝過來，敏捷地轉了個彎。你試看看這個開車的對於我的輕視吧！他並不用他的全身心來鄙視我，他不屑用他的全身心來鄙視我。他的輕蔑的眼光沒有射到他的手套以外去！開車的同志，相信我，我是一個清客；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機器該向哪邊轉……

我並不是在這裏給人們指路的……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我這樣站立着，是爲勢所逼，令人懊悔的！假如我笑，那並不是溫和的，而祇是神經的痙攣……你看吧！

「到瓦蘇尼夫斯基去是哪條路？」開車的突然掉過頭來，這樣地問。
我慌慌張張地說道：「在那邊，那邊，那邊……」

「想來想去，我幹嗎要把自己安放在這馬路當中，老老實實地做着這硬派在我身上的事體呢？」

現在又來了一個瞎子。他祇是對我叫喊着並且用他的手杖推着我……

「十號看得見了嗎？」他問。「呃？十號？」

「不，」我回答，差不多是很親愛地對待他。「不，同志，還沒有到十號。祇是兩號。一直走過去就是十號了。」

這以後又過了十分鐘。我在等候着甚麼呢？但是也許她正在飛速地從甚麼地方趕來吧？

「我來得多遲，多遲呀！」

那女人已經乘十六路電車走了，那兵士已在走進博物館的涼爽的房间，那開車的已在驅着車沿着瓦蘇尼夫斯基鳴鳴而過，那瞎子已在又愠氣又傲慢地爬上前面的平臺，把他的手杖伸到他的前面。

他們都滿足了！心滿意足的！

但是我却漫無目的地懶散着，微笑着。

而他們還在走攏來，詢問着：一個老太婆，一個醉漢，一羣打着一面幟旗的小孩，我已開始用我的兩臂向空中揮打：我再也不能簡單地點點我的頭（把我的下頰向上面擺一下）像一個甚麼偶然的過路人一樣——那是再也不能的！我已伸出一隻張開着手的臂膀……再過一分鐘，是恐怕要把警棍握在我的手掌裏了。

「退後！」我將要這樣叫喊着。「停止！到瓦蘇尼夫斯基去嗎？老太婆掉轉身來，向左邊！停止！」

你看！我的嘴唇裏衝着哨子……我在吹着哨子……我有權利吹着哨子……小孩子們都羨慕我！退後！呵哈……看！我已經站在兩輛電車的中間了。看我站在那裏，一隻腿向前，兩手背在後面，用紫色的警棍支撐着我的肋骨。

「祝賀我，拉達莎；我變成團兵了。」

這時我看見亞培爾（我的鄰人）站在遠處望着我。
拉達莎不會來了，這是很明顯的。我向亞培爾招呼着。

我：你看到了嗎，亞培爾？

亞培爾：我看到了。你瘋了呢。

我：你看到了嗎，亞培爾？我變成團兵了。

（停頓。又向掛鐘瞥了一眼。五點差十分。）

我：但這通通不是你所能了解的。變成團兵這事是在不可見的地域發生的。

亞培爾：你那不可見的地域是理想主義的狂謔。

我：那末你知道那最大的奇蹟嗎，亞培爾？那就是我因為某種未經說明的理由在這奇幻的地域裏以一個團兵出現……人家或許以為我應當安詳而又莊嚴地旅行過這地域，好像這地域的主人所應當做的那樣，而華貴的指揮杖應當在我的手裏閃耀……

可是你看——我的手裏却握着團兵的警棍！實際和想像的世界的一個多麼奇異的混合呀。

亞培爾（保持着沉默）。

我更奇怪的就是使我變成團兵的恰正是不可分解的戀愛的指導的原則。

亞培爾：我不能了解。這一定是一種柏格森主義吧。

我下了決心去把櫻核埋起來。

我找了一個地點，把牠埋了。

「在這裏，」我想，「會生長出一株櫻桃樹來，這是我爲了紀念我對於拉達莎的愛而植的。有一天，也許是五年以後吧，我們會會面，拉達莎和我，在春天裏，在這株新嫩的樹脚下。我們會站在牠兩邊——櫻桃樹是不很高的，用足尖站着，我們觸得到那頂高的花朵。太陽燦爛地照耀着，但是春天還帶着茫然的容貌，因爲這正在春天的這個時候，溷濁的溝渠誘惑着小孩子，而這幻想的樹也應花苞怒放了。」

我會叫道：

「拉達莎，天是晴朗的，風在吹着，把這晴朗傳播開去。風在吹動着我的樹，牠擦得牠

那油滑滑的枝幹吱吱作響。而牠的每一朵花都被吹得一起一伏。就這樣使牠的色彩從玫瑰色變成了白的。這就是春天的萬花鏡，拉達莎。五年以前，你記得吧，你請我吃櫻桃？不可分解的戀愛使記憶成爲受靈感的乞丐了。到今天我還記得你那被櫻桃汁染成了淡紫色的手掌，以及你怎樣在擠出櫻桃汁的時候還給牠作了一個尖角袋。我把一顆櫻核衝在我的口裏帶走了。於是我種了一棵樹來紀念你不愛我了這個事實。你看牠正在開着花。我很明白地知道那時我真是笑話；波立斯·密海洛維基征服了你，算得是個男子，而我却是夢想者，小孩子。當你們在接吻的時候，我却在找尋着畫眉。我是個浪漫者。但是你看：一株堅實的，生氣勃勃的樹從這浪漫者所播的種子裏生長出來了。你知道日本人把櫻桃看成人的顏色。你看這獨立着一株矮矮的，結實的日本樹。相信我，拉達莎，浪漫主義是有力而又不應當被嘲笑的。……因爲一切事情都要看態度如何而定。要是波立斯·密海洛維基遇見我蹲在荒地裏埋那櫻核的話，他一定又會感覺到他比我高一等，一個堂堂男子比一個夢想者高一等，但是我却正在那一瞬間把一個果殼埋藏在地下。

牠在障目的爆烈中炸開來了。我把種子埋藏在地下。這棵樹，拉達莎，是我的兒子，是你所生的。把波立斯·密海洛維基給你的兒子帶到這裏來吧。我倒要評判一下他是不是跟這棵你所認為小孩的那一個人所生的樹一樣地健康，一樣地清白，一樣地純潔。」

我從鄉下回到家裏來了。亞培爾從牆壁的陰處走過來。亞培爾是一個職業工人。他戴着便帽，穿着藍短襪和拖鞋。他剃了面，但他的兩頰却顯着青黑色。亞培爾總是顯得毛髮蓬亂的，好像他長了一嘴鬍鬚一樣。人家甚至會以為他祇有一邊面頰，而且是一邊青黑色的面頰。亞培爾長着一個鷹鼻和一邊青黑色的面頰。

亞培爾：你怎麼弄的呢？我今天乘着火車經過的時候，我看見你蹲在那荒地裏，用你的手把土掘開來。這是甚麼一回事呢？

我：（沉默）

亞培爾：（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一個人蹲在地上，用他的手把土掘開來。他到底在幹甚

麼呢？莫名其妙呀。他在做試驗嗎？或者他是在痙攣的陣痛中嗎？誰也莫名其妙呀。你常發痙攣嗎？

我（停頓了一會）你知道我在想甚麼嗎，亞培爾？我在想着夢想者是不應當有兒女的。夢想者的兒女對於新世界有甚麼用呢？讓夢想者為新世界的利益去種樹吧。

亞培爾：這是沒有規定在五年計劃裏的。

觀察的地域以牀頭為起點，在那牀邊上有一把椅子，那是你在就寢之前脫衣服的時候放在那裏的。你絕早就醒來了：屋子還在睡眠裏，你的房間裏充滿了日光。不要說一句話。不要動，不要把這光線的固定攪亂了。一雙短襪放在椅子上，牠們原是櫻色的。但在明朗的，固定的光線裏，你也許會突然地覺察到在這櫻色的毛織物當中有幾紋是分開的，易變的，雜色的，有一紋是紫色的，一紋藍色的，一紋橙色的。

禮拜天早晨。我又在走過一條熟識的路去看拉達莎。一個適當的標題就是：「不可

見的地域旅行記。」要是你允許的話，下面就有這旅行記中的一章，這一章應當標題爲：

「急忙地投着石子的人。」

灌木在磚牆的陰處發了芽。我沿着被這些灌木兩面環繞的路慢步着。我看到牆上一個洞，忽然想要投一個石子到那洞裏去。我彎腰在我的腳旁拾了一個石子……在那裏我看見了一個蟻堆。

我有二十年沒有看見過蟻堆了。在這二十年中，自然，我時常在蟻堆上踏踐過去。而我大概也看到了牠們，祇是我看了並沒有想：「我是在蟻堆上踏踐着。」原來「蟻堆」這字眼離開了我的意識，就是這樣而已。活的「形象」已經迅速地屈從地讓自己硬化在流暢而通行的語句中了。

哦，於是我又重新記起這一切來了！蟻堆被閃電般的眼光發覺出來了。一堆又一堆的。那裏，你看那裏！又是一堆！現在是這樣了。三個蟻堆接連地出現了。

從我的高度，我看不見螞蟻；眼睛祇看到了某種形體的移動，那形體很容易被人看成是不動的。眼睛是容易陷於幻覺的。我注視着，而且安然地以為這些並不是麇集成堆的螞蟻，而是像沙堆一樣潰散的蟻堆。

緊握着石子，我站在離牆五步遠的光景。這石子應該到那洞裏去找牠的憩息所。我揮動着我的手臂。石子飛過去，打在牆上。一股灰塵落下來。我沒有打中。石子落到牆腳下的灌木叢裏去了。這時我纔聽到了石子的抗議，這抗議是在我的手掌還沒有張開以前很久就在我的手掌裏發出來了的。

「等着！石子叫道。「望着我！」

我確實太着急了。我應該把這石子審察一番的。因為毫無疑義的，牠是一件珍奇的東西。而現在牠却迷失在灌木叢裏，在地下面，永遠消失了！我會把牠拿在我的手裏，却連牠的顏色也沒有注意到。這石子也許是淡紫色的。假如不是獨石的，牠也許是由好幾種物體構成的；再或者牠也許一部分化成石頭了，裏面還有着甲蟲或是櫻核的遺骸；再或

者這石子是多孔的；或者我所拾到的終於不是一個石子，而祇是一塊腐爛了的骨頭！

我在路上遇見了一個旅行隊。

二十個人正從那埋着櫻核的荒地走過。亞培爾走在他們的前頭。我讓開了路。亞培爾沒有看到我，或者更正確地說，他看見了我，但是沒有把我放在眼裏；好像一個狂信者一樣，他把我完全吞沒了，並不等着我同意或是抗議。

亞培爾從他的羣裏走開，於是把臉對着牠（把背對着我。）有力地揮了揮他的手，這樣地叫道：

「在這裏！在這塊地方！在這裏！」

稍停。靜默。

「從古爾斯克來的同志們！」亞培爾叫喊着。「我希望你們是賦有想像力的。那末想像吧，不要怕！」

哦！亞培爾正在努力向着想像的地域推進。他也許忽然想到了要把那爲了紀念不可分解的戀愛而盛開着花的櫻桃樹指給這些旅行者們看吧？

亞培爾正在苦心思索去尋找那到不可見的地域去的道路……

他踱來踱去，他停住了步，蹴起他的腿來。他重覆地蹴着。而且又在蹴着。他正在竭力想把那纏繞在他的腳裸上的苗木蹴脫。

他把他的腳頓了最終的一下，把那最後的葉片都摔落下來了。（樹啦，灌木啦，都是從多少的苗木長成的呀。）

「在這塊地方會聳立出我對你們說過的那巨大的建築物來。」

「……親愛的拉達莎，我忽視了最重要的東西：五年計劃。五年計劃存在着。而我却沒有依照五年計劃去做事。在這五年之內，在這塊地方，這塊有着深溝和無用的堡壘的荒地上，會聳出一個三合土的巨物來。我的「想像」姊妹，你是怎樣地輕浮呀！他們會在春天開始打基礎——而我那可憐的櫻桃的命運會成爲怎樣呀！但是，我獻給你的這棵

樹是總有一天會在不可見的地域裏開花的。……」

「旅行者們會旅行到這裏來看那三合土的巨物。……」

「他們是不會看你的樹的。要使這不可見的地域成爲可見，果真是不可能的嗎？……」

這封信是想像的。我並沒有把牠寫下來。要是亞培爾沒有說下面這樣的話，我也許把牠寫下了的。

「這建築物要設計成一個半圓，」亞培爾說明着。「而這半圓的內部要作成一個花園。你們想像了嗎？」

「是的，」我說。「我知道，亞培爾。我知道得清清楚楚。這裏是花園。而在你所站的地方櫻桃樹會開出花來。」

結 晶

皮涅克

就在這幾個晚上，春像是忽然地降臨了。有好多日子下着毛毛雨，沒有一點太陽光；雪夜間溶得比白天快。在一個晚上，河流奔裂和氾濫了，從此以後，太陽從出到落一直露着面。深谷裏依舊鋪着殘雪，渲染着紅色，但是到下午山丘便乾了，第一朵雪花却已經在山腰上盛開着。

日子在無窮盡的風，陽光和天空裏過去。在夜色矇矓中——那是像春泥一樣潤濕，膠黏和惠濟——人們能聽到恰在牧場那邊驚鷺出沒在渺茫的夜裏啞啞地叫着。

那天晚上決定了開始耕耘。決定在太陽剛出來時開始工作。那晚上沒有一個人睡着過。從半夜起，那些小雄雞——在這裏，在遠遠的堤岸的那邊，相距有幾十公里的光景——那麼雄壯地喔喔地叫着，好像要使全世界都響澈着聲音似的。那河流，在夏天祇有

齊人的肚子那麼深，現在已經可以在裏面撐過木排了。整晚耕耘突擊隊員坐在他們的門階上抽着烟，或是環躺在畜欄的乾草上，也在抽烟。狄倫退夫老頭子，綽號叫做「祖國的敵人」的，曾經同他的女兒們橫渡過河流，雖然並不是爲了什麼事務；他從他的門階閒踱到畜欄去，於是又重新回到他的門那裏，於是又走到耕種機司機人和農場的辦事處去。每一個地方——在他的門階上，在畜欄裏，在耕種機的司機人那裏——他總是對大家說：

「他們一點不耕種就讓秋季溜過去，他們這樣做，這些魔鬼們，現在我們就不能不來彌補了。」

對於拉拂倫這並不是通常的耕耘，而是他的冬季所學的實用。到七點鐘，他給了他的耕種機最後的一瞥，從八點鐘到半夜他一直睡在橫在耕種機旁邊的乾草上，拿他的羊皮外套蓋着身子。把他叫醒的，就是狄倫退夫老頭子的女兒阿嘉卡。

「你這長腿鶴，這都是我吃苦醒來！我是你們突擊隊的領袖。」她用了頑皮的聲調

說，愛撫地拍拍他的肩頭。「起來！我要他們讓我來做你的助手。你從不曉得，你曉得嗎，你也許需要一次耕耘，或是別的什麼。好，不管怎樣，這都是我阿嘉卡……」

他們向黑夜驅車而出。阿嘉卡慢慢地靠近拉拂倫蒂的右臂。

指定給拉拂倫蒂耕種的那塊地帶，恰恰在牧場那邊。到了那裏，他們就劃出一條路給耕種機通過。在黑暗裏，拉拂倫蒂的黑的肩膀顯得更寬更黑了，而阿嘉卡的白的頭巾更明亮地閃耀着。他們在那塊地的盡頭碰了面，阿嘉卡的肩膀發抖起來。

在他們回到耕種機那裏的時候，東方的天空點染着紫色和綠色。拉拂倫蒂開動了發動機，在舵輪旁邊坐下。向着他那塊地的邊界前進，他解下犁頭，又開動耕種機，耕耘了兩米突之後又停下來。阿嘉卡在他旁邊，拉拂倫蒂彎腰向着未耕過的土壤，拿了一塊土在他手裏，開始細心地檢察牠，好像他第一次看見土壤一樣。

「土壤的構造，」他說，「在化學和物理學上講，在許多要素中特別依賴耕耘的條

件。土壤能够受鹼質性的化學作用。鹼質性的溶液和結晶的鹽類……」

拉拂倫蒂從新的觀點去看土壤，並不是因為牠蓋滿了雪變成新鮮了，倒是因為從他在冬季所讀的書本裏吸取了關於土壤的知識。

接着是悠長而艱難的工作日，拉拂倫蒂在陽光和風裏仔細地耕轉着土壤。

在正午，阿嘉卡去吃飯，他們是坐在耕種機上吃的——從耕種機上看去，好像他們是坐在高出於地面的地方一樣。在日落時，他們吃着撒了鹽的麵包，面對着面。

「你累了嗎？」拉拂倫蒂問，「你知道你不能够坐在地上。你站了一整天了——坐到耕種機上面來吧。」

落日的餘暉照耀着阿嘉卡的兩眼，她正在一面嚼着她的麵包，一面頑皮地微笑着。「不要熱昏吧……」她說，但是她坐在舵輪旁邊了。她又吃了一厚片好像蓋滿了白霜一樣地撒滿了鹽的麵包。

於是他們一直工作到這個時候，他們發覺了夜已經像煤烟一樣黑，而且正在結霜。

了。

在他們的歸途，阿嘉卡又慢慢地靠近拉拂倫蒂。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打着瞌睡，她的頭在越過路上的裂口時低垂下來。

「明天又會乾了……」她在睡夢中說，「振作起精神來……我們要晝夜地耕耘着……祇是我們要活潑一點；告訴我，拉拂倫蒂你是真正誠意地愛我嗎……」

事務所的燈光通通燃了，庭院活像一所箭營。克里曼託夫老頭抓住了新主席。主席剃光了頭，以致他僅有的毛髮就是他的睫毛。他穿着威靈頓式的長靴。

「你還不知道我呢，」克里曼託夫對他說，「我是一個筆直的人，當面說人家的直話……你知道拉拂倫蒂嗎？」

「那拉拂倫蒂？」

「那個耕種機的司機人。除了我的兩個女兒外，我在世界上真是孤單單的。我的女兒還是未結婚的。我現在想的就是這件事。你知道如今女人是怎樣地生活。她們不需要

老是抱住母牛的肚子了。現在我女兒賺的錢比男子還多。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再不需要做老處女了。女人成了她自己的主人了。」

「這和那耕種機的司機人有甚麼相干？」

「我正要說給你聽呀。像我剛才說的，她成了她自己的主人了。現在我的女兒比我還要闊氣，這是用不着否認的。這個耕種機的司機人——現在他一心想了我的阿嘉卡。他們常常一塊兒獸在田野裏。他們剛剛回來了。他給了她一些肥皂和一條手巾去洗臉。我沒有意思要說壞話，我也不要得罪甚麼人。但是在從前人們規規矩矩地結婚，而且他們也不惜請一次酒……但是現在——她不讓一個人挨近她。她和他一樣賺錢……假使她選擇錯了，她自然也不會餓死的……但這到底不是辦法。我替我周圍的人害羞。祇想想，假使阿嘉卡和他同居了六個月，又跟另一個男子去了，那成甚麼話呢……在從前人們也還有羞恥心。」

「你可以向孔莫素莫爾控告。」

「你說甚麼？」

「你知道在城裏假如一個年青的男子或是女子行爲不正的時候，你可以控告他們的。假如一個男人把女人養成家庭式的，後來又把她丟在困難中，她就可以向孔莫索莫爾細胞或婦女組織去控告。他們就會把他登在壁報上。而且假如他們發覺了他是個婊子養的，他們就會咬掉他的頭。這樣，他第二次吊膀子的時候就不能不多想一想了。」

「那就是說，還有一種孔莫索莫爾的責任嗎？」

「正是。」

拉佛倫蒂和阿嘉卞在第二天早晨太陽還沒有出就起來了。把油塗在耕種機上，拉佛倫蒂想着結晶的現象。

「讓我們想像一下普通的食鹽是混和着水的。鹽溶解在水裏。你加些鹽上去，牠又溶解了。你再加一些上去，結晶層就開始形成了。牠們就有了分明的形狀。牠們會繼續增多，一直到水裏所有的鹽通通變成結晶體。結晶的化學過程是在水溶液被加滿了鹽的

時候開始的。」

拉拂倫蒂一個字一個字地回憶着這段摘錄。突然，他的思想愉快地轉向他自己的
生活，他的同志們的生活，他的工作和土壤。他的思想轉到了書本上去，好像在引用一般。
「革命的無產階級傳統的鹽十五年來加在農民身上，而這個晚上牠又加滿在拉
拂倫蒂和潘菲羅夫的意識上，而形成無產階級的結晶了。」

拉拂倫蒂把自己看成了第三者，好像他看見他的名字印在壁報上一樣，他將要替
那壁報寫一篇關於農民意識的無產階級結晶的論文。拉拂倫蒂叫喊着。

「阿嘉卡！起來的時候了，我們要出發了！」

拉拂倫蒂的聲音愉快地響激着。

他們又在黑夜出發，當小雄雞正在叫遍大地的時候。一鈎明月掛在天空，這從古以
來的鈎形祇有在耶穌復活節的第三天可以看見；雖然霜把大地凝固了，但是牠却發出
了春的氣息。阿嘉卡又在他的旁邊，在橋上，他們遇見了「祖國的敵人」，他攔住了耕種

機。「拉拂倫蒂，你是一個孔莫索莫爾不是？」他嚴峻地說，「因為假如你不是，就當心一點吧。至於你，阿嘉卡，我叫你加入孔莫索莫爾。聽你自己父親說的話，加入吧。因為我要他們在愛你之前多想一想。」

焦炭，人們和火磚

潘菲洛夫
伊連珂夫

由幾千噸三和土築成的焦炭爐的基礎已經打好了，重重地壓在一千二百個木樁上面，這些木樁遮蓋了地面下的泥沼，在那泥沼裏，被山裏湧出的流水的黏泥帶來的古代巨人的殘物，樹木的殘株和草木從多少年代聚集起來。這從沒有滿足過的，貪婪的，海棉般的泥沼吞下一切落到牠的胃裏的東西，而在牠的上面，祇剩下一層發着惡臭的濃霧，到天晴的時候，霧纔消散了，留下一羣從穢草裏生長出來的小蟲和蚊子在透明的天空中翱翔着。

沈到黑暗的底裏的污泥，樹木和草開始把泥沼排擠出去，而從邊岸一步步地逼近中心去的蘆草也這樣地排擠，以至泥沼開始讓步了。污泥，樹木和草從四方八面進逼着牠，就這樣使牠乾涸了，使得牠的上面蓋着一層好像許多痼一樣的粗糙的殼。

經過了多少世紀，殼變硬了，聚集了膏泥和粗石，而且滿生了繁茂的雜草和野荊球樹的矮林，覆盆子樹的叢林和桑樹。

自然就這樣地埋殞在污穢的泥沼中，沒有留下甚麼碑記，契據或記錄。

於是人們走到這些小山腳下來了，籌畫一個五金鑄造廠，決定在離鑄造廠的基址不遠的地方建築焦炭爐。平頭的挖掘機開始動作起來了，人們走下牠們所掘的穴中去。他們迅速地走下去。他們用炸藥把大地炸開，他們剝掉草皮，把牠裂成鬆散的小塊，拋到地面上去。他們在征服着大地。

但是當上層的土壤被掘掉了，而掘挖機，從牠的鋼鐵的口裏吐出巨大的泥塊，把牠的有力的裝飾的頸子再又轉動起來的時候，地面下的土壤可以看見好像沒有煮熟的粥一樣地稀鬆而黏膩。沒有一個工程師想到了他們會在一個泥沼上面建築他們的焦炭爐。泥沼是好後礦山裏爆發的瓦斯一樣地出人意外的人們愈走向下面去，牠就愈變成黏膩的了。爛泥在他們的腳周圍喘哮着，潺潺着，把牠們吸到牠的發着惡臭的深處去。

這就是他們怎樣開掘這泥沼的。

假使他們就這樣收場，用土把裂口填起，再植以樺木的斷株和紅色的柳絮，或者索性委之自然，讓牠再又變成一個聚滿了小蟲、蚊子和野鴨的污穢的泥沼，也是未嘗不可的。

但是依着「計劃」（五年計劃）熔爐正須在這裏建築起來。假使把牠移到另一個場所去，那就是等於丟棄熔爐的基礎中的許多水門汀、小石和鐵，丟棄熔爐本身，和丟棄鑄造廠和碾製廠；那就是等於阻止建設的工作，和完全放棄這個基址。

退却是不行的。

於是人們，在水裏濺濺着，開始打着木樁。首先他們把木樁打進去，然後他們又用起重機把牠們拉出來，造成了模型，把三和土灌進去。

他們用他們所有的聰明，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手段，不顧刺骨的五十度的西伯利亞的冰度，去打着木樁——一千二百個木樁。

突擊隊長西狄克十分知道，三和土專家把光滑的鑲花地板一般的爐基交給他和他的火磚工人，就是把他們的勞動的成果交給他去付託於泥沼，而且知道，現在應該這些工人們去建築那每年可以供給五十五萬噸的優良的焦炭的熔爐，那可以把瓦斯送到化學工廠去，以備阿摩尼亞，炭酸和其他出品之用的熔爐，他知道，沒有炭焦，那每年供給國家一百二十萬噸的鐵的出產額，就是說，等於過去全部的幽晦的烏拉山脈每年所供給於國家的鐵的出產額的溶礦爐，是決不能夠活動起來的。

骨瘦如柴的西狄克爬到上面去，從那裏觀察着他的突擊隊的工作，把他的頭先偏在這一邊，隨後又偏在那一邊，好像他是在聽着錶的滴鎔聲一樣。他從磚石工人那裏發出來的聲音可以知道砌爐的工作是在怎樣地進行。

灰色的真珠母，耐火磚，好像厚而沉重的玻璃一樣地響着。磚是非常光滑的，當你把它們拿在手裏的時候，好像要從你的手裏滑下去，落在地上，打成無數的玎璫響着的碎片似的。但是石匠老手却非常熟練而敏捷地運用牠們。暗淡的，起着稜綫的反射從那穩

定地握在專家手裏的磚頭上面閃耀着，接着是幽雅の木槌聲，工人們的叫喊聲，貨車的磷磷聲。時常，人們的叫聲和話聲停止了，於是從磚上發出來的音調，尖銳聲和沙沙聲，溶合起來成爲一種好像熬酒一樣的單調的營營聲。

營營聲大起來了，響澈了全建築物，而且和銀色的灰塵一道溢出外面去了。這是磚匠們的獨特的音樂。

這樣地過了兩三個鐘頭。

「水門汀！」從各方面發出來的磚石工人的叫喊衝破了營營聲，而頭上披着紅手巾，腳上沒有穿襪子，身穿襤褸的鄉下式短衫的女人們，把水門汀的灰色的黏泥，從她們的推車傾入磚石工人的凹槽裏去。

「火磚！」

「火磚？」

砌造一個焦炭爐需要五百八十六塊磚。最要緊的是要知道怎樣選擇適當的磚地。

們是放在貯藏所的。牠們必須運到建築物中來，熔爐必須由牠們組成，正如發動機，縫紉機或耕種機是由各部分組成的一樣。牠們必須經過選擇，塗以水門汀，這樣，熔爐就完成了。一個簡單的工作。但是每當磚石工人嵌入一塊新的火磚的時候，他們總要皺一回眉。磚有各種形狀，牠們並不祇是像你在你家裏築那普通的寬底的俄國式火爐時所用的那種紅磚。火磚是各種各樣的，圓錐形的，金字塔式的，立方體的，螺旋形的，鈎狀的。你必須知道每一塊磚應放在甚麼地方。你必須恰當地把水門汀塗上去，塗得一點空隙都沒有，因為熔爐不久就會昇到攝氏一千度，到了那個熱度，瓦斯可以從一個極小極小的隙縫間漏出來。所以非絕對精密不可。不能多一生地米突，不能少一生地米突。一切都必須像錶裏面的機關一樣地配合着。這就是為甚麼時時刻刻有一個指導員指導着砌爐的工作。哪怕就祇有一點極小極小的參差，他都一定要叫磚石工人全部改作的。

這是精密的工作

每當磚石工人嵌入一塊新磚的時候，他總要皺一皺額，如果是櫻林的時候，總要摩

摩他的粗硬的鬍鬚。穠林的鬍鬚常常塗滿了水門汀。就是現在，他的上唇就塗了一些，好像一塊硬了的油灰一樣。他摩着他的鬍鬚，困惑地向周圍望着。最後，他的視線落到了外國指導員的身上，於是拍拍他的大腿，用一種不完全的俄國話尖聲地說——

「哦——啣，哦——啣，哦——啣，我的頭，還不够大，哦——啣。」

他用一種不完全的話說着，以為這樣外國人一定可以聽得懂些。外國人茫然地望着他，於是向周圍尋找他的翻譯員。但是穠林是很機警的。他把磚放到他的頭上去，轉動着他的眼睛，好像在大風中一樣地前後搖擺着，於是叫了出來——

「甯得嗎？磚是那麽光彩奪目的。你可以更容易打動一個青年女人呢。」

「是，是，」外國人說，懂了他的意思，於是他們兩人同聲大笑起來，外國人帶着一種深沉的低音，而穠林帶着一種粗糙的聲調。

「這種辦法好極了，」他從他的笑聲裏叫了出來，「用驢子話，我們也可以聽得懂——說得出意思來。但是你要一個人跟着你，一個翻譯員……而且是一個年青女人——」

「她很不錯，但是不必要的。你不要她的時候就辭掉她吧。你爲甚麼不加入我們的協會呢？」他低聲地加說着，好像這是一個祕密一樣。「這是你應該這麼做的時候了。你知道，這是我們自己的協會，朋友。」他還沒有說完，他又提起他的嗓子來了。「甚麼？又搖着你的頭，好像蒼蠅在刺着你一樣……甚麼？聽不懂嘛？職工協會，你知道。」

稷林帶着孤獨的歐掠鳥的神氣。他是在不久以前到這庫茲尼茲克斯特羅伊的基地來。他是住在對面那裏，那些散在的西伯利亞村落中間，在那裏，他是被視爲石匠業中老手的。他砌那寬底的俄國式火爐約莫有二十年的光景了。而他的砌築是好像好的公司的商標一樣地有名了。當他在甚麼人家工作的時候，主人總是用伏特加酒和肉湯款待他，知道稷林所砌的火爐是可以用到永遠的。你如果想要數一數稷林所造的給全西伯利亞村裏的農民取暖的火爐，那一定是很困難的吧。稷林自信，每當一個西伯利亞的獵人，一個漁人，或是一個簡單的駕車人從大雪中遇到他的火爐的時候，一定要用他的手拍拍溫暖的磚頭，想起稷林來，這麼說：

「哦，穰林真是一個好小伙子，他知道造爐的方法。現在你再也找不出像他那樣的人來了。」

在那邊村裏，穰林也是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的。他好像舉行婚禮時的音樂師一樣地擺架子。他知道他的身價，就是說，他是一個獨立的火爐專家，所以他在他的心裏懷着「一筆大錢」動身到庫茲尼茲克斯特羅伊去，大笑地對每一個人說：

「在那裏他們雇了一些甚麼人呢？我想大概是收羅了一大批飯桶吧。我馬上要給他們看看事情應該怎麼樣做。」

在路上他喝得大醉。

他們說當他經過瑞瓦西比爾斯克的時候，他跑進一家酒店裏去，向所有的棚架打量了一遍之後，終於站住在許多瓶的古龍酒前面。

「甚麼價錢？」他問，用他的手指着棚架。

「四個盧布一瓶。」

「倒滿滿的半杓給我吧。」

他拿了這半杓古龍酒，站在開始聚集擺來了的羣衆中間，把牠倒入他的喉管裏去，大聲地說：

「我們就是這樣的，這裏那裏花費幾個盧布是不會使我們破產的！」

但是他在這裏砌了一天焦炭爐，第二天他們就不要他砌了。當他所參加的這一隊火磚工人換班下來的時候，磚的排列竟凸出十生地米突。指導員叫他們把整個三列砌好了的磚撤下來，於是在稷林所砌的一塊磚下，發見水門汀裏有一小塊木片，所以結果磚疊得不平了，而邊上也參差不齊了。這就是爲甚麼全隊的工程凸出了十生地米突。

「木片遇到熱度很高的時候是一定要燒掉的，而瓦斯就會漏出來，」他們解釋給他聽。

稷林不相信他們的話，接着發生了一場辯論。

於是他們問他——

「可是這木片到底從哪裏來的呢？」

「你們怎麼樣想，我自然是用牠去壓碎水門汀呀！」

於是他們撤消了他的工作，叫他去搬運磚頭，他們把他放在那些一生當中從沒有用過石匠鏟子的人們一起，稷林抗議着。

「但是我的親愛的好同志，你們似乎不懂得……火爐……在全俄國……隨便你們問哪一個人。我並不是一個……」他開始解釋着，想起了他的多年的經驗，於是他的眉痛苦地皺着，當他極力想找出他所要說的話來的時候。

他們就這樣地叫他去搬運磚頭，於是整整的一個月，中他把他的時間就在那沿着窄狹的彎曲的道路駛過的貨車後面度過。有時，他停下步來，羨慕地望着焦炭爐的修飾的牆垣一天天地昇高了，而當他這麼望着的時候，好像有一塊甚麼東西梗在他的咽喉裏。有一天他找着了他所要說的話，高興起來，逢人遍告地說——

「你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騙子呀！」

但是沒有人聽他的話。這是和他們不相干的。熔爐必須及時完成，實際上，依照磚石工人最近接到的指令，牠必須提早完成，因此每個人都在緊張着他的肌肉和用着他的最後一分力量。

「我們哪裏有工夫去想稷林的事呢？」

稷林的精神非常頹喪了。結果他感到好像他已經老了，突然地而且出人意外地老了，好像樹葉在早降的嚴霜中凋萎一樣地凋萎了。

「你要是做不好你的工作，你就滾到垃圾堆裏去吧。正跟我們走到鄉間所看見的一樣，你鑽到洞裏去，他們就把你再踢進去些。」

從此他變得垂頭喪氣了，好像初春中的生了一半羽毛的歐掠鳥一樣地孤單單的，現在還是無家可歸，餓着肚皮，頭髮蓬鬆。他的面孔上生滿了粗硬的短髭，他的耳朵裏面因為積滿了灰塵而變成黑色了，以致披著紅巾的女郎們常常嘲笑他，對他說你可以在這裏面種着胡瓜呢。

直到現在，稷林纔開始溶化起來了。

「哦稷林，怎麼樣？突擊隊長西狄克叫着他。」

「我怎麼樣？我很好哩。我懂得許多事情了，我要幹甚麼的時候，我就是跑到海底去也願意幹的。我在好像拉緊了的電線一樣地工作着呢。」

「當心電線不要斷了呀。」

「你不要把牠拉得太緊了。」稷林說，而當他望着他的時候，他的眼睛裏閃着光輝。在他的眼睛裏有着歡喜和恐怖；恐怖的是電線也許要斷，而他們就會不要他砌了——這一次是永遠的（稷林知道得很清楚，下一次一定是永遠的）歡喜是因為他學會了那五百八十六種不同的火磚的妙訣，那是好像厚玻璃一樣的非光滑的玳瑁作響的火磚。

「好朋友，電線是不會斷的，你已經學會了怎樣使用磚頭，」他拍拍他的肩，正要走向埃及的一班學徒那裏去。

但是穰林把一個牙粉盒子的蓋揭開了。

「抽一根吧，朋友。這裏——」小心地選擇了一根紙烟，他把牠放在西狄克的手裏。
「現在糟了，我受賄了，」西狄克一邊說，一邊點燃紙烟，隱藏着他的歡喜。

「真的，」穰林喘息着說，「現在把牠拿出來給大家抽吧，把牠拿出來給大家抽吧，我說，我是和你一道的，你知道。我是會不顧一切艱難困苦地追隨着你和我們所有的夥伴的。你們大家都不要客氣，接受穰林的區區微意吧。」盒子被傳遞給大家了。

西狄克走過去，一個微笑浮在他的臉上——父親看見兒子做了一件偉大事業的時候的那種微笑。

「那個人，」他對我們說，「是被外國專家撤消了工作的。他在塗着灰泥的時候老是喜歡大聲叫喊，不肯承認突擊隊，凡是不合他意的事情不願意做；但是我們終於使他加入突擊隊了。我把他當作一個學生一樣地放在兩位石匠老手的中間。他們跟他不曉得鬧了多少架，而現在他完全沒有農民的氣味了。他成爲一個專家了，但不是一個私人

的獨立的專家。」西狄克微笑着，「他加入職工協會了。你知道嗎？他簡直是協會的一部分了。事情就是這裏的。你覺得怎樣呢？」

西狄克歇一歇氣；梭林說：「西狄克教了我怎樣用火磚的。」

過後很久，當我們在西狄克的突擊隊面前經過的時候，談到某件事情，他這樣地結束着他的連續不斷的思想，「競爭，據我看來，必須訓練迅速的工作，同時也必須訓練新的工人。」

一一

炭坑夫正在掘入庫茲巴斯的最豐富的炭層去。成天成夜地，他們在掘開地中的光滑的石炭。他們把牠一百噸一百噸地投到地面上去，裝在平車上，沿着鐵路運到庫茲尼茲基五金工廠去，在那裏，兩年以前還是散布着潮和沼地，在那裏，從山裏吹來的帶着砂石和灰塵的風打着旅人們，在那裏，在鐵路支線的終點，兩架破了的貨車代替着火

車站。

石炭一車車地運到瑞瓦庫茲尼茲克夫——社會主義的都市，由勞動階級在荒野上建設起來的工業的都市去。

在這裏，石炭首先經過碎礦機，碎成小塊，弄得乾乾淨淨，然後裝在貨車裏，運到焦炭爐的赤熱的口裏去，經過十七小時之後，熱烘烘的焦炭饅頭從那口裏吐了出來。焦炭驟然變冷了，好像石灰一樣發出噼噼的聲音來；牠經過揀選，而又混以生鏽，然後牠又繼續牠的旅行到熔鑄爐的口裏去。

焦炭是熔鑄爐，發電所，化學工廠的食物。

新城市是靠着焦炭而生活的。

是的……但這還祇是一個夢想：在你獲得焦炭之前，你必須把牠裹在耐火的鐵甲裏，你必須把牠緊緊地裹起來，正跟建築者把泥沼裹在三和土裏一樣……這樣，夢想纔能實現，這樣，熔爐纔能開始動作，鑄造廠和軋製廠，發電所和化學工廠纔能一齊活動起

來，這樣，公共汽車纔能駛行，教育機關纔能設立，而那些剛從鄉間跑到這裏來，每天參加工作的人們纔能從他們的幕屋和茅舍遷入社會主義的都市，工業的都市。

這就是突擊隊長西狄克所夢想着的事情。

今天他很早起來，他起來的時候，明朗的晨霧還在這基址上面震動着，而朝日的光芒正照射着杜米河的兩岸。在碾製廠的基礎上，動臂起重機已開始活動，好像一隻巨大的蟹一樣地陷入深坑裏，把泥土抓了起來，移到平車上去。前面一點，鑄造廠的骨架可以看見高高地聳着，而再前面一點，熔鑄爐、發電所、磚石工廠凌雲矗立着。十五萬居民的新城市正在被建築着，人們都聚集到這裏來了。一切都好像在大雨之後太陽出來時青草生長一樣地生長着。西狄克微笑着，當他想到他在這荒野裏所放下的第一塊磚的時候。但是今天早晨，不知爲甚麼理由，最引起他的注意的就是那些茅舍。牠們是黑黝黝的而又鋪着蕪土的，在圍繞工廠建築物的小山上形成一個圓形，遠遠地看去，使人聯想到被燒燬了的村落。誰也沒有要這些人來，他們每天成羣地從俄羅斯，從烏克蘭，從西伯利亞

移住到這些小山裏來。他們帶了他們的牛，他們的馬和他們所有的器具而來，在這裏安家立業。有的人築一個茅舍，在周圍植着樹木，「哦，」他們計算着，「我們可以在這裏住五十年左右呢。」有的人跑到山裏去，開墾菜園。市蘇維埃政府的命令和民軍的條例對於他們都是毫無效力的；他們每天在這裏住下來，好像雨後的菌一樣地生長着。他們不到幕屋或營房裏去。他們靠着山丘住在他們的泥滑的茅舍裏。在那裏，一萬，一萬五千，二萬的人們住着（誰數過他們，而且實在怎麼數得清楚呢。）他們各自築了一個茅舍，而且出力築着這建築物的基址。

「他們有着臭蟲的活力，我們的這些俄國農民，西狄克對自己說，「而這些人們都是稷林，稷林，和更多的稷林。」

建設焦炭爐就是給與五金鑄造廠以芻秣，那將幫着把罪犯居留地的西伯利亞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的西伯利亞。那就是改變和教育這羣住在山裏的人，而且勸導他們遷入社會主義的都市。這就是西狄克所懷着的夢想，而且他想起黨和蘇維埃政府是怎樣

地把他當做他那個突擊隊的可信賴的指導者而把責任放在他肩上，他那個突擊隊在砌築紅色鎔爐的時候曾經每人每天疊過一千五百塊磚頭。

但是在這裏要他砌築的是一種特別的火磚

現在他站在上面，摺他的頭先偏在這一邊，隨後又偏在那一邊，好似在鉸鏈上一樣地轉動着。他好像完全站不穩似的，他侷促着，向周圍望着，好像時時刻刻有屋頂落在他的頭上的危險，好像爲了要避免這樣的命運是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

他現在離了他原來站的地方，爬下去，跨過一堆磚石，走到一個初學者的旁邊來。

「噯噯噯！用你的手指去塗嗎，你不要用你的手指去塗呢。用你的手指去捏死臭蟲，那倒是可以的。當你回到家裏，一個臭蟲爬來的時候，你可以隨意用手指去捏死牠，但在這裏是用不着的。」於是，拿了一塊磚在他自己的手裏，他巧妙地把牠拋上去，使得牠輕輕地落在他的手掌裏，然後拿起一把石匠的鏟子，把水門汀塗上，把磚嵌進去，磚就平平整整地躺在那裏，好像溫暖地偎在稻草裏的豬一樣地安適。

「當然不是這樣的做法吧？」在學徒旁邊工作着的孚羅莫夫問，一面說，一面漲紅了臉。

「自然是這樣的做法，你想還有旁的甚麼做法呢？」西狄克回答，從他的牙齒間說着，「不這樣做就是把工作弄壞呀。」

他老是這樣地說話，好像他衝了甚麼東西在他的牙齒間，而且在緊緊地把牠咬着。他有着一副枯乾的臉，兩頰深陷下去，額上起着皺紋。皺紋向各方面伸展開，從眼睛到耳朵，從下額到鼻子，在鼻子那裏滙合起來，伸到鼻尖上去，使鼻尖偏近上唇而且呈着一種微微鈎曲的形狀。

「該死，他們起了一些這麼奇怪的念頭，」他喃喃地說，特別把「該死」這兩個字加重着，於是他又爬到上面去，從那裏細心觀察着六十人的突擊隊，皺着眉，而且常常在筆記簿上寫着甚麼。

他素來是一個冷靜而沈着的人，一定有甚麼事情使他心緒紛亂了，以致他這麼坐

立不安，蹙着眉，從這裏跑到那裏。今天他又被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打敗了。

固然，他有可以辯解的地方。他的突擊隊是砌紅磚的專家，而他用這種特別的火磚却是第一次。在六十人的突擊隊中，祇有十一個專家，其餘的都祇是初學者，像稷林那樣的人。那天早晨，他問稷林「哦，你怎樣地奮鬥呢？」而稷林回答「如果必要的時候我可以跟着你到海底去的。」

在這裏有甚麼樣的海呢？有這樣的海……

但是你對於像稷林那樣的人有甚麼辦法呢？他在任何集團的工作上講起來還祇是一個小孩，固然是一個熱心的小孩，但是講到創造甚麼的時候，究竟還祇是一個小孩。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是差不多完全由學徒組成的，而指導者都從唐巴斯來的，對於砌築焦炭爐是有經驗的。

是的，西狄克有可以辯解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國家裏我們需要辯解嗎？你能够一味地探究「客觀」的原因嗎？不。

西狄克在夢想着。他失了鑽器，他失去他的自信了。當他的突擊隊開始做着火磚工作的時候，他對他們說：

「哦，朋友們，你們怎樣辦呢？」

「我們跟誰競賽呢？」石匠老手問。「奧波倫斯基算甚麼！他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呢。」

這是的確的，要是你看見了奧波倫斯基，你是一定會吃驚的。他那突擊隊指導者的名聲傳遍於全場所了，但是他還不過二十一歲，他的兩頰上還泛着年青的紅色，雖然他指揮他的突擊隊，把西狄克的突擊隊打敗了。

第一天，西狄克的突擊隊在火磚中間走下去，堅決地而又充滿了自信地，立刻佔定他們的場所，開始工作起來，那時候西狄克相信他們一定會勝利的。他自己每班時間都參加着，拚命地工作着。木槌敲着，磚玲瓏地響着，緊張隨着日暮而增大了，正像漁人把裝滿了魚的網拉起來的時候變得興奮一樣。

但是那天晚上西狄克非常沮喪了，他的突擊隊每人疊了〇·五噸，但是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疊了一·四噸。

「噢，他喃喃地說，『明天我們一定要轉敗為勝呢。』」

但是第二天他們又打敗了。突擊隊用盡全力來對付火磚，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做，他們每人至多祇能疊一·二噸。固然西狄克已經達到了官定的標準，外國指導者原以每人〇·五噸為標準，但管理部因為知道他們突擊隊的能力而提高到〇·八噸的。但是他却被奧波倫斯基打敗了，那個年青的孔莫索莫爾，當你跟他說話的時候，他總是狡猾地微笑着，把他的眼睛轉向別處，但是昨天他竟每人疊了二·二噸。

他們說這是世界的紀錄，祇想想——每人疊二·二噸，於是微笑着！

在一夜中，西狄克變得消瘦了。他的臉上的皺紋變成了深深的溝痕，他的鼻子更加下垂着了。他的背變得彎曲了，但是他的眼睛開始迅速地蠕動着，抓住着砌磚的全過程，把他一點一點地來分析。

這就是爲甚麼今天西狄克是這麼被激動了的原因

「該死，」他喃喃地說，「我們怎麼辦呢？」

「專家嗎？專家都在拚命地工作。他們願意由八小時工作改爲十小時，並且，他們提議把全突擊隊分兩班時間工作，而他們自己可以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但這是不需要的一個人可以一天工作二十小時。一個人可以因爲工作而把脊骨折斷。但這是國家所必需的嗎？這是你的所謂建設工作的快樂嗎？」

不，這是不好的。

但是怎麼辦呢？

增加工資嗎？

那纔奇怪，突擊隊這麼緊張地工作着，並不是爲了金錢呀。如果他們是爲了「盧布」而工作的，那他們每人一天疊〇・八噸就行了，但是他們却爲同樣多的錢而疊一

・二噸。

這樣，一天一天地，西狄克尋找着出路。他用心地觀着他的突擊隊的工作，把牠一點一點地去分析，寫在筆記簿上，概括起來，更動着專家的地位，常常跑到頂上去，聽着槌擊的聲音，把他的突擊隊發出來的聲音和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發出來的聲音比較，而每當他聽着的時候，他總是皺眉蹙額的。從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那裏發出來的聲音是像一口好鐘的鏽鏽聲一樣，但是從他自己的突擊隊那裏，却有一種好像從那需要擦油的車輪發出來一般的摩擦聲。西狄克坐在他的棚屋裏一直到夜深，在那裏，老是有從隔壁房裏傳來的嬰兒的哭聲。他常常驚醒來了，或者更正確地說，從桌上抬起頭來了。

於是，在六月一日，西狄克眼光閃閃地走到他的工人面前來。

「哦，怎麼樣呢？」他問專家。

「很好，不過這真是艱難的工作，這些磚簡直是我們的對頭呢。」

「艱難的工作。沒有比建設社會主義再艱難的工作了，但是我們在建設着牠。」西

狄克回答。

他學會了奧波倫斯基的砌築的方法，而且把牠完成了。不再把水門汀輪流地塗在每塊磚上，他把牠一道塗在十塊磚上，而且他把兩個專家放在兩側，把四個初學者配置在他們中間。於是他又注意了一件事情。磚匠常常被那些不能很快地把磚遞給他們的人所阻礙了。

西狄克和這些人們約定，就是他們將按照每日所學的磚的噸數而得到工資。這樣可以使他們對於工作的進行發生興趣。但是不僅如此，他並且把他的突擊隊分兩班時間工作，拿出熔爐的一部分來，把他的突擊隊改成了獨立會計。

「我們要像惡魔一樣地奮鬥着呀，」全突擊隊都沉溺於工作中了。

「勇敢地前進吧！」西狄克叫着，爬到頂上去，他又開始聽着木槌的聲音。他的突擊隊發出來的聲音變成有彈力的了，再也沒有那種摩擦的聲音。牠變成柔和了，而且有時簡直幽靜得好像當你脚下蹣跚的草枯了的時候你在樹林中所聽到的鳥的沙沙聲一樣。西狄克從上面看着他的工人們的背彎曲下來而且差不多完全不動了。祇有他們的

手在迅速地動着，敏捷地把火磚嵌進去，建築着焦炭爐的蒼白而光滑的花牆。

西狄克再向奧波倫斯基的突擊隊方面望了一望，看見奧波倫斯基親自走向他面
前來了。

「哦，你看我們趕上你了，」西狄克說。

「是的——很好，」奧波倫斯基回答，微笑着，微微地漲紅着臉。

西狄克等待着——奧波倫斯基是害羞呢，他是對他有點侷促呢，或者他還是在嘲笑他呢？嘲笑他，這有二十年經驗的西狄克嗎？不過奧波倫斯基老是這麼微笑的。

「我全然不知道你是甚麼人呢，」西狄克說，找不出旁的話來，於是他拍了拍奧波
倫斯基的背。

夜。

都市和工場的郊外（現在還沒有都市和工場，還祇有建築物的基礎和鐵骨架呢）
點着弧光燈，弧光燈在風中搖曳着，遠遠地看去，庫茲尼茲克斯特羅伊好像是一個在發

泊的時候顛簸着的巨大的浮動的船塢一樣。

都市在長成着。

二萬四千工人每天在努力把都市從牠的基礎中建立起來——二萬四千個西狄克，奧波倫斯基，稷林。改變着周圍的自然，他們就是在改變他們自己，改變他們和別人以及勞働的關係，而勞動實踐上正在成爲「一種光榮和名譽的事業，一種發揮勇敢的氣概和英雄的精神的機會。」

在這裏我們又在做砌爐的工作，在這裏西狄克和奧波倫斯基又出現於我們的面前。

甚麼東西在推動着他們呢，甚麼東西使得他們夜裏不睡呢？

「我們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盧布（盧布我們到處可以抓到，而且當牠們落到我們手裏的時候，我們也是不拒絕的），我們到這裏來，是爲了要給我們自己看看我們孔莫索莫爾是甚麼樣的人。」奧波倫斯基回答說。

「我不知道」西狄克起初這樣回答，過了一會加說着，「我想這是我骨頭裏的甚麼東西，但是我總覺得我應該改變一切，創造一些甚麼。這樣人們纔可以說，西狄克和他的突擊隊真是偉大的工作者。」

我們的階級正在努力創造。

我們是生在一個巨大的努力的時代。

啓耳基茲人的歸來

卡維林

「不，」我對亞希萊說。「在那黑夜裏把他壓死在田場上的並不是環帶牽引車的輪子。這是他們的深深的仇恨——他們是有理由恨他的。這是到了暮年的人和那些正當年少的人們之間的仇恨。並不是耕犁有意或無意地把他犁進土裏去的——而是不惜冷淡和輕視的時代所使然。」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做甚麼要用這種高傲的調子說話。也許是因為在傍晚時候靜悄悄的，而我們正沿着格萊佛尼農場的道路走着，燈光反映在光澤的，留着足跡的大道上，好像反映在黑色的鏡子上一樣。

但是這也許是因為我要使這位生着薄薄的，仁慈的嘴唇的老木匠驚服。

「這並不是到了暮年的問題，」亞希萊說。

「亞希萊的俄文說得很壞，差不多比我說英文還要壞，而且他有在說話時插進像「糟糕透了」啦，「糟糕」啦這一類字眼的癖習。但是我們彼此卻還是非常了解。

「這沒有關係，」他繼續說，「一個人是不是比別人早生幾年。你知道我的朋友斯屈拉克嗎？你試跟他談談農事看。他說，『土地，我們要這許多土地幹嗎？給我們去種穀子嗎？這許多的土地胡說瞎鬧。不消一兩年工夫，我們播一畝地的種，而收穫的穀子就可夠全國之用。在那贖下來的土地上，我們將建築洗濯店和浴室。糟糕！在月亮上面，我們將有牛乳貯藏所。在金星上面……』於是他往下對你說，但是低聲地，不讓他的妻聽見，他將在金星上面建築的東西。他是我的朋友，但是他真是一個滑稽家，一個滑稽脚色哩。我時常和他吵嘴，時常……」

我愉快地聽着亞希萊說話。他，一個在齊爾諾國家農場上很受歡迎的人，在那些幾乎是傳奇一般的日子裏出現於這些地方，那時候，道路還陷進在柔軟的深泥裏，泥吮吸了哮喘的運貨汽車上面的閃爍的機械油，當穿着長統靴的人們拿繩索掛在肩上拖着

牠們走過的時候，那時候，街道還是由聳起的極小的小屋勉強劃分出來，那些小屋都是由防水布而成，機器就是套在那些防水布裏從美國運來的。

他是齊爾諾國家農場的一個開拓者。新墾地的專門的監督。他祇喜歡在那樣的地方生活，就是他是第一個出現於那地方的，在那裏他僅被森林和草原所環繞，野獸也還不知道怕不怕他。在十九歲的時候——糟糕！他在堪薩斯的農料大學修業期滿，於是就上阿拉斯卡去，在那裏他養了——糟糕透了！——新的豬種。他的手是又大又結實，因為勞動而生滿了節，是一個甚麼都會做——建造屋子，修理長靴，裝置火爐——的人的手。

「鮑斯屈拉克是開玩笑的，」我說，「但你却把他的話當做成色純良的。」
他顯得很迷惑的樣子。「成色純良的銀子嗎？」

我推量他準在想着新鑄造出來的真的銀子。我更精細地解釋給他聽。

「是的，他是開玩笑的，」亞希萊說，「但是他開起玩笑來真像一個滑稽脚色。這裏

有好幾個滑稽腳色哩。比方，給這公園設計的園丁就是一個滑稽傢伙——他要在東經五十九度北緯四十九度的地方種植加利樹（澳洲產之巨樹名）。」

這時我才注意到我們到了公園裏了。我這時才注意到牠，這是並不稀奇的，因為這公園是不易爲人注意的一種。頂高的樹也祇不過初級小學生那麼高——實在說，牠們看上去都很像小學生，特別是在風來吹動牠們的柔嫩的手的時候。牠們立在那裏，溫和而柔順的，好像在體操室一樣。

「當牠們長起來了的時候，我們就要回到這裏來了。」亞希萊說，「但是現在我們到大草原上去吧。今天的風是新鮮宜人的。」

的確在大草原上是適意的，風也是清新的。我們離開路徑漫步了許久；但是最後我們在黑暗中碰見了一座丘崗。一個女人石像豎立在牠上面，像墓碑一樣光澤。亞希萊把他的橡皮雨衣擲在草地上，於是我們就在她脚下坐了下來。

格萊佛尼農場的正面現在可以看見了，五層的建築物的窗子閃爍着，大庭院看上

去很像黑闇的方場，劇場的圓屋頂似乎不偏不倚地高聳在空中，從下面被照耀着燈光四處輝煌，如像一個個的字這裏那裏塗在一頁紙上一樣。這是一個市鎮，但成長得這麼快，以致來不及想出一個適當的名字。

「三年以前，」亞希萊開口了，「啓耳基茲人安紮在這塊地方。他們是很有味的人，我和他們中間許多人做了朋友。你在到各省去的路上遇見過啓耳基茲人嗎？」

「是的，」我說，「我遇見過啓耳基茲人和韃靼人。但是，你知道，他們和國家農場的旁的工人是這樣少有區別，我自認我不知怎的簡直忘了他們是啓耳基茲人哩。僅僅間或，當你看見戴在司機人頭上的羊皮帽子的時候，你這才記起這些是古代的啓耳基茲的殘渣。羊皮帽和塞在毛皮長靴裏的椅子似乎是啓耳基茲的最後的民族的特徵。」

亞希萊大笑起來。

「我聽了你這樣說，非常高興，」他說。「一年以前他們和旁的人大不相同，大不相同得糟糕透了。」

於是他告訴我啓耳基茲人的歸來。

一九二九年秋天，他們突然在毗連茲羅德斯吉卜西營地——一個最遼遠的營地——的地境的大草原上出現。

他們成羣結隊而來，攜帶着他們的妻子，所有物，駱駝，小孩和家族。

叫嚷着，揮着他們的鞭子，他們湧進市鎮來，開始把他們的羊趕進汽車停貯所裏去，沿着正街，在汽車製造廠外面，他們張起他們的蓬帳，卸下車上的東西，於是生起火來。

他們是非常和善的，一切都使他們滿意，無論遇到甚麼，他們總是說「好，很好。」無疑地，他們把格萊佛尼農場看做了他們的冬營的合法的後繼者。

有的短腿，有的彎腿，他們穿着色彩豔麗的外衣在市鎮上蕩來蕩去，在有鬍子的人面前很客氣地把他們的帽子脫下。

全地方祇有三個這樣的人——擦鞋者，看守人，和機械師；啓耳基茲人用全力抓住這三個人，勸他們飲伏特加，饗他們以羊肉。他們一定以為他們是權威者。他們對於老年

人的恭敬是難以形容的。

於是他們的部落詩人站立在昇降機前面。他整天唱着歌，彈着杜勃拉（Dombra——一種二絃琴）這麼一來穀物的卸去就需要了兩倍的時間，因為大家都禁不住要站在旁邊聽一回。他唱着達迪亞娜給奧尼金（普希金有名的長詩奧尼金中的主人公）的信，這是從綏密拍拉挺司克到烏拉司克的所有的啓耳基茲人愛好的歌詞。

我給你一封信，你還有甚麼希冀？

如今你儘管當我是有幾分傻氣；

但是請發慈悲，

不要把我丟棄。

接着是關於一八六八年法律改革的長篇敘事詩，而那以後——

這場紛爭的結果富人變成了乞丐，

爲了要貪圖官職弄得個傾家蕩產，

極力想以無情地掠奪自己的兒女

來補償他們的費用。

他唱着：

呵，我的親愛的，灑一些水在你的門檻前，這樣你的父親想要來追逐我的時候
就會一交跌倒。

於是年老的啓耳基茲人蹲在他周圍，叫道，「噯，Kudaim（註一）噯，他唱得多好！
噯，一個多出色的詩人！」

但是特別使大家着惱的是啓耳基茲的小孩。赤着膊，肥頭大臉的，他們麇集在整個
農場上；白天他們吊住耕種機，夜裏他們睡在街上，不知爲甚麼單挑了頂熱鬧的街。

他們常在從地方農場搬運到升降機上來的穀子裏發見他們。他們試着抽烟，而且
時常在乾草堆或易燃物品的貯藏所近旁生起火來。他們爬近倉庫，把一百只甜瓜通通
喫光了，那原是預備作爲獎品給予最先收割完畢的地方農場的，他們騎着裸馬在市鎮

上跑，不讓任何人的路。他們簡直成了恐怖。

最先盲衝瞎撞的是運貨汽車的司機人。他們中間的一個，在十小時工作之後弄得疲倦了，回到基地來，不願繞着正擋住了他的路的蓬幕走過。那蓬幕就祇剩下了有彩色的絨氈的碎片和破碎的格子細工的幾塊凸出的木板。幸而牠裏面沒有住人。

另一個工人還要荒唐，在一個晚上偷了一個啓耳基茲女人，把她帶到最遼遠的卜西的營地去。他和她住了三天，於是他的丈夫跑來了，把刀子刺進他的助骨中間。

「她應得告訴我她結了婚的，那娼婦，」司機人在醫院裏訴怨着，醫院裏的人給他把傷口縫了起來。「但是沒有說一句話。「好！好！」她說「好！」於是轉動着她的眼睛。一個男子會怎樣去了解呢？」

於是亞希萊決心負擔起啓耳基茲人的事務來。

一天早晨他走到他的工場去，和國家農場的監督談了一刻鐘。談過話之後，他照常做了八小時的工作，於是就穿上了一套最好的毛製衣服和厚的短襪。

吸着烟斗，哼着從八十年代他的幼年時候以來的美國歌調，他走到樓下，把盧立亞，那圖書管理人，從床上叫起來，於是他們一道上「亞克沙卡爾」（即部落的首領）的蓬帳去。

一個啓耳基茲人，還相當年輕，微帶黑色，穿着紅紫色條紋的長袍和藍色拖鞋，在門邊迎接了他們。三股鬍鬚，筆直而又有香氣的，從他的下頷上面豎了起來。

〔Salem aleikum〕（註1）他迎接他的客人，把他們領進蓬帳裏面去。亞希萊在氈子上坐下來，縮攏他的脚。他沉默了一會兒，他生平曾和印第安人，阿留西安人，楚克察人談過話，却從沒有和啓耳基茲人。

他向周圍望着。繡花氈子和織席掛在牆上，柔軟的絨氈舖在地上，厚束的彩色的絲帶懸掛在拱形的屋頂上。椅墊和衣服很整潔地放在櫃子上；馬鞍，馬飾，盛牛乳酒的皮囊，廚房用具的櫃子擺在印花帷帳後面牠們各自的地方。屋頂的柱子是紅色的，出煙孔是綠色的，舖在地上的氈子是黃色的和黑色的。這是一個野心的，隱秘的人，一個非常尊重

自己的家。

「我很榮幸，」亞希萊說，「得來問候光臨齊爾諾諸國家農場的部落的首領。」

盧立亞翻譯出來。

「我也很榮幸呢，」啓耳基茲人用純粹的俄語回答。

他們沉默了。兩個女人端來了一只熱氣騰騰的大釜，放一些羊肉在一只平扁的木盤上，把這盤子擺在他們面前。「亞克沙卡爾」潤濕他的手，捲起袖子來。盧立亞驚駭地凝視着。亞希萊裝着不在手的樣子。「亞克沙卡爾」搜尋着熱氣騰騰的肉。最後，他的油膩的手攫取了一個有着凸出的眼睛的怕人的羊頭。客氣地鞠着躬，他把牠遞給亞希萊。亞希萊撕了一只耳朵來吃着。

「我十分惋惜，」他說，「聽到你的羊在這裏因為缺乏良好的牧場而接連地死去。自然，如果我們早知你的歸來，我們一定會替你的羊羣劃出一部份土地來作牧場的。因為不知道，我們很不幸地把所有的土地通通犁了，一畝都不剩，而現在你的羊死去多

可惜，唉，多可惜呀！」

「是的，可惜得很，」啓耳基茲人客氣地同意着。

「還有那可憐的駱駝，」亞希萊繼續說。「我們這裏沒有像牠們在大草原上所食的那種仙人掌，在這裏，牠們喫牠們所能够尋覓到的，而這對於牠們的健康是有極有害的影響的。」

「極有害的，」啓耳基茲人沈靜地說。

西希萊吃了另一只耳朵。

「而同時，」他繼續說下去，「在五十俄里外，在渦料奇山邊，有一個優良肥沃的牧場，你的羊放到那裏不到兩個禮拜就會長胖起來。」

「我們的壞土地是屬於我們的，」啓耳基茲人說，「而別人的好土地是屬於別人的。」

他們停了一下。一個老太婆，穿着高領的編織着金色辮線的白短衣，端進茶來，「亞

克沙卡爾」擋住她，於是彎腰向着羊肉盤子，他撈了一把油，塞進亞希萊的嘴裏。盧立亞嚇得全身發冷了。亞希萊閉上他的眼睛，這樣他可以咀嚼得更便當些，毫不畏縮地把油嚥下去。

「噯，多鮮美的油！」他鎮靜地說。「我們也要這麼鮮美的油，這麼鮮美的羊肉，這麼鮮美的乾酪。喝這麼美好的 *Айран*（註三），穿這麼溫暖的，毛織的長袍走路。坐在這麼柔軟的椅墊上，我們要生活得好，所以我們也決定了養羊……」

「亞克沙卡爾」停止咀嚼了，把一口肉吐了出來，於是他抑制了他自己。

「我們有良好的牧場在五十俄里外的渦料奇山邊，」亞希萊憐憫地說。「所以我們決定了建造一個集體牧羊場。」亞克沙卡爾「閣下可知集體農場的意思嗎？」

「是的，」啓耳基茲人喃喃地說。「集體農場就是克斯塔（冬營）的意思，克斯塔是好的。羊暖和，喀薩克人也暖和。」無疑地他在想着汽車停貯所。

「這裏的克斯塔，」亞希萊說，「不是爲羊，却是爲機器而造的。但是在集體農場上，

我們將建造真正的克斯塔，有浴室和暖氣管的五層的克斯塔。我們要採取兩種方法，一種用之於駱駝，一種用之於機器，我們將大大地需要懂得養羊法的人。」

啓耳基茲人捻捻他的鬍鬚，搔了搔身上，這樣消磨了一些時候。

終於他說話了。「我得想一想，我得仔細地想一想。我得考慮一下。須得召集老者……」

第二天早晨他們出發了。包在滿天塵埃裏，叫嚷着，揮着鞭子，他們向渦料奇山出動，而亞希萊騎着匹栗色駿馬走在前頭——穿着他的毛製衣服和厚的短襪——吸着煙斗，哼着在八十年代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就已流行的歌調。他馳去養羊。他生平建造過房屋，修理過靴子，馴服過熊，但是對付羊他還是第一次。他並沒有大大地被困惱。他噴了口烟，從口袋裏摸出一本養羊指南來，瀏覽了幾頁。

一年又一年地，他現在所領導的這個啓耳基茲部落循着同樣的路程旅行，在同樣的泉和井的近邊停下，回到同樣的冬營，正和幾世紀以來他們的祖先所做的一樣。現在

他們的流浪告一結束了。從今天起他們的歷史開始了新的一頁。

「我和他們在一起獸了六個月，」亞希萊說。「他們是和譚可親的種族。我告訴了他們在堪薩斯怎樣改良羊種，於是他們就認真地着手起來。他們常叫我做『解決羊問題的人』」

他停住了，於是大笑起來。

「但是後來，我不能不走了。他們要把一個女孩，『亞克沙卡爾』的女兒嫁給我——多麼滑稽呀！她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孩，又活潑又出衆。但是我是一個老嫗夫；我這時結婚未免太遲了。他們都很惋惜，但是末了他們給了我這根帶子，我就走了。」

他解開他的短衣，取出他那根深紅色的，上面有鍍金銀質的彫成橢圓形的薄片和龜殼的鈕釦的帶子；一根古舊的帶子，一件家傳物，也許是喀薩克手藝人的細工。

當他講說完他的啓耳基茲人的歸來的故事的時候，天還是亮的。

他講述的比我好，雖則他特別喜歡用目的格，而且，但凡是不正確的音節都一律重

讀。

他講完了。我默默地在女人石像的脚下坐了許久。於是幾隻雁子在空中閃過，把天空裂成了三道藍色的細條。牠們飛成楔形，牠們有着長長的腿，如像嘎特體的字一般。亞希萊立起，回轉頭來。我看到了他那撒着少許灰色鬚鬚的喉結。用他的眼睛，他注視着雁子的飛行。

但是我忘了雁子，却凝視着那女人石像，她正彎着背，傾向前面，抬起她那扁平的動物般的臉孔，神祕不可思議地坐着。帶着猿猴般的神氣的稻草人，她坐在那裏，可怕地用孩子般的手指拖着身體的兩邊；她有着縮進去的下頷，醜陋的耳朵，和厚厚的，肉感的嘴唇。

亞希萊一把抓住我的手。

「糟糕！」他勝利似地叫道。「牠們怕下來得呢。」

我抬起頭來，離散的雁子叫了一聲，在格萊佛尼上面飛過。

領頭的還在直向前飛。但是突然他停住了，潛入水裏去又飛上來，於是繞着圈子，而在他後面跟着一羣。

『牠們不認得牠們自己的家，』亞希萊說。『我不能說雁子話，多麼可惜呀。要不然我可以說明牠們聽是甚麼回事。我會告訴牠們向甚麼地方飛。牠們這樣對我們生氣，我真是難過，非常之難過呢。』

註一，二，三，大概是啓耳基茲語，意義不明。

我們在鑄着刀子

埃爾特堡

——「近代中國故事」之一——

通北門的街道崎嶇地升上崗坡。在這塊地方，城牆沿着隆起成脊的堡壘綿延着。沿着城牆的那邊，從前有貯滿了水的寬廣的塹壕，現在却變成滿生着荷花的池塘了；夜間震耳的蛙鳴在那裏響徹着。

住在街上的鐵匠和銀匠的孩子，在城牆的蔭處那向着池塘的斜坡上爬着，在卸積在那裏的穢物中抓着，尋取破布，子彈殼和裂片，他們把這些寶物以幾個銅板的代價賣給一個跛足的老人，這個老人總是在太陽落山以後就到這裏來的，於是拿了這筆錢，他們就去買綠色的烘乾的糖片。滿身瘡痍，彎屈的腿，脹大的肚子，污穢不堪，而且差不多完全赤裸着，他們從朝到晚在這裏周圍奔跑着，用他們那歡愉的叫喊和喧鬧的哭聲把這

塊地方鬧得震天價響，這塊地方原也不止一次地聽到過槍礮的轟響，死傷的呻吟，尖銳的嚇嚇聲，排槍的枯燥的劈拍聲和指揮官的叫喊的。他們都是在那最末的圍攻的可怕的一年以後生的，還以為這些池塘祇是為現在棲在裏面的蛙而造的呢。

再遠點，直到那地平線上，是一望相連的原野，四面都有水道縱橫交錯。到處看得見堅強勤勉的勞動的景象，這種持久的，征服一切的勞動是到處都一樣的。我想起了旅順口的那些狹長的地帶，牠們被擠壓在山谷裏，牠們升上山坡直達那半殘敗的礮臺，牠們四面圍住了那礮臺的鐵漆的殘餘，衝破了軍事的要塞，農人的和平的勞動正在環攻着沙皇的前哨所遺留下的東西。我在塞佛斯他波爾看到了和這相類似的現象，由韃靼的農民的手所開墾出來的葡萄園正在遮蓋着克里米亞戰爭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堡障和騷擾。

我走進這條住着鐵匠和錫匠的偏僻的街道。我需要一個熟練的鐵匠。前晚，進城的時候，我們把我們那汽車的底和發動機的筭頭在一塊甚麼石頭上面撞破了，那塊石頭

是放在門口防止妖怪到菜園裏去的。

這裏有許多鐵匠，他們的作場緊密地構比着，在牠們那黑黢黢的內部，在熔爐和鐵砧中間，鐵匠們，被紫色的火燄照耀着，蓋滿着煤炭，袒着胸口，正在忙亂着，而鐵錘的轟擊和響聲，風箱的被塞塞一般的嘆息和煤炭的憂憂聲傳到街頭去了。我從一家鐵鋪走到另一家，要求給那發動機下面的機器弄一根鐵的調帶，但每一家都同樣回答着：「我們在給軍隊鑄着刀子，我們忙得不可開交了。」

我已經達到了街的盡頭，而且已經不再希望找到空閑的鐵匠了，鐵錘的斷續的聲音把這樣的憂鬱的歌詞沿街傳送着：「我們在給軍隊鑄着刀子。」

他們在鑄着刀子，那是寬寬的弓樣的大刀，插在兵士背上的皮鞘裏的，這些兵士服服貼貼排着隊急匆匆地從西開到東。他們在這裏招募了成千的兵士，在三個月之內教會了他們射擊，斬殺和擊刺，把他們穿在灰色的制服裏，把他們開到東部去屠城，去踏踐禾苗，用他們自己和別人的血去沖洗道路和廣場。在每條大路上，在每個村落裏，我們常

是遇着成羣的步兵，許多穿着灰色制服的農民，他們的肩上揹着飯碗，來福槍和插在皮鞘裏的刀子。滿面灰塵，疲憊潦倒，他們越過山嶺，跨過河流，走過荒涼的原野，經過人口稠密的城市，向東前進着，而凡是他們經過的地方，他們總在他們後面留下了鮮血的痕跡。他們爲他們自己找飯吃，爲他們的長官找綠色的美國紙幣，嬌小的上海歌女和新的地盤，他們佩的就是袒着胸口的鐵匠在這裏鑄造出來的刀子。

「我們在給軍隊鑄着刀子……」

我走進在廣場邊上的最末一家鐵舖。這裏鐵匠的街道已經到了盡頭了。一個小孩正在弄着銼爐，吹着火。

「老闆在哪裏？」我問。

那小孩向着作場的後面點頭示意，在木壁後面，在舖在地板上的龔髯的蓆子上，躺着一個禿頭的中國人，他有寬而突出的前額和深陷下去的眼睛，他那青銅色的身體僅僅圍了一塊腰布，在他面前地板上點着一盞火油燈，放着一隻杯子，跟鉗子和褐色的小

丸。一枝有着小斗的長煙管從他的齒間伸出一股令人沉醉的，不純正的芬芳的香氣充滿了這個小小的房間——他正在抽着鴉片煙。

「你是鐵匠嗎？」我問。

「是的，先生。」他從他那緊閉的牙齒間喃喃地說，連頭都沒有回轉過來。

我對他說明了我的來意，

「給你的汽車弄一根鐵的調帶嗎？是軍用汽車嗎？」他帶着一種漠不關心的聲調盤問我。

「不，我們是外國旅客。我們可多給你一點錢。但是要趕快。我們住在傳教師的住宅裏。」

「我不需要你的錢。」他帶着粗厲的聲音叫道。「你的汽車在哪裏？」

傍晚，他來修理我們的汽車。他在車輪之間鑿開一個洞，爬到裏面去，從下面來檢查那破碎的地方，他量了一下那構造的寬度，拿一個小鐵鎚把發動機的筍頭敲了敲，在破

報紙上寫了些甚麼，把發動機周圍摸了一番，用他那帆布圍裙把那上面的灰塵拭去，好幾次爬到那洞裏去，又目光閃閃地從那裏面爬出來，我好幾次試着和他談話，但是他沒有回答我。當我用手杖在沙裏扒出根調帶來的時候，他默默地點點頭，嘆了口氣，回轉身去，又爬在那發動機的下面了。於是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到夜裏他纔轉來，在月光之下默默地站在那汽車旁邊，出神地對他望着，於是他又走了，還是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們第二天白白地等了他一個早晨，我跑到他的鋪子裏去，又碰見他在那小小的房間裏把一枝鴉片煙槍銜在他的牙齒間，我問他爲甚麼不來工作，他把他那籬罩着死灰色的陰影的，發黃的，憔悴的面孔轉向我，開始說話，露出他那褐色的牙齒來。

「每小塊鐵都在用着去殺人。城裏找不出一小塊鐵來了。他們都得給軍隊鑄着刀子。」

「我們可多給你一點錢。設法去弄一塊鐵來吧。」

鐵匠跳起來，好像他被刺傷了一樣。

「你爲甚麼要說錢，先生？我等待這工作有五年了。我再也不要給軍隊鑄着刀子。可是城裏連一小塊鐵都沒有了。你聽清了我的話嗎？所有的鐵都在用着去殺人，他們把所有的鐵都搜括盡了。」

於是他又倒在他的蓆子上……吸着而又吐出着縷縷的白煙，他喃喃地說。

「他們教訓小孩子：當刀子生滿了鏽的時候，車子纔會煥然一新呢……當刀子生滿了鏽的時候……」於是他把他的背轉向着我。

我離開了這鐵鋪，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便向那僵僵的狹小的街道走去。在銀色的門那邊，在城牆的蔭處，齷齪的小孩子們正在那穢物的堆裏爬着，他們正在把石子擲到池塘裏去，驚嚇着蛙兒，觀看着水面上捲起的漩渦。

田野圍遶着城市，太陽把液汁灌入正在成熟的種子。於是一剎那間我好像看見在那浮在田野上面的乳白色的雲裏有成羣的兵士在向着城市前進。他們正在爬上城牆，他們正在被寬寬的弓樣的刀子砍倒下去，從城牆上落到貯滿了水的壕溝裏……

我們在鏽着刀

「當刀子生滿了鏽的時候，車子纔會煥然一新呢！」

後記

譯者

這裏收集的都是現代蘇聯作家的作品，牠們的主題的內容是複雜多歧的，作者們的描寫的手法也是各式各樣，但是全體地說來牠們都是立在相當高的藝術水準上的東西。

萊奧諾夫 (L. Leonov) 的不幸的伊凡雖是一篇舊作，但作者的愛寫「小人物」的從前一貫的作風在這裏卻表現得非常鮮明和出色。由外套和窮人的系統而來的，對於微卑弱小的人物的興味，被歷史車輪所壓碎了的「小人物」的悲劇，這原是萊奧諾夫的許多作品的重要的基調。他總是帶着憐憫的同情眺望着這些「小人物」的悲慘的經歷，而他對於這些人物的描寫又具有特異的才能，經他的彩筆一描摹，他們就一個個浮彫一般地活生生地跳躍在讀者的眼前。科維埃金的手記和平凡人之死都是最充

分地發揮了這種特色的作品。但是從長篇穴熊、賊到索特河、萊奧諾夫的思想意識有了飛躍的進展，他已不再滿足於窺視被壓碎了的「小人物」的狹小的內在的世界，而將他的視線轉向於宏大的社會主義的建設了。他的藝術的言語更是達到了「交響樂的和諧」的境地，使他可以和舊俄文學中的最偉大的人物並肩了。

巴別爾 (I. Babel) 也是一個卓越的文章家，他的名作騎兵隊是一幅可與戈里理的泰納斯巴爾巴媲美的國內戰爭的浪漫的怪誕的圖畫。他的作品的主題不斷地反覆着柔弱的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和野蠻粗暴的兵士之間的衝突。色彩豐富的抒情味和專件的無慈悲的殘忍性，美麗的自然和殺戮與暴力的陰暗的場面兩兩對照着。他的產量非常之少，但是他所產的東西却是珠玉一般的藝術。他曾沉默過很長一個時期，那正是在他的國家走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而當他再執創作之筆時，他却還是選取革命年代的舊的主題，祇是寫得比以前更簡練更謹嚴，文章的風格更見精彩了。這裏這篇路就是一篇技巧十分優秀的內戰時代的故事。

塞爾吉夫普斯基 (Sergei-Levack) 在蘇聯是最老的作家之一，他開始寫作是在一九〇四年。在十年的文學活動之後，他又沉默了將近十年。他的長篇變形第一卷於一九二三年出版，被高爾基稱爲二十世紀俄國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他初期的作品的文體極鋪張揚厲的能事，而作品中人物的對話的生動是無有其匹的。在主題上，塞爾吉夫·普斯基頗和安特列夫、阿茲巴綏夫相近似，他的基本的主題就是死，命運的殘暴，和個人的不可解的寂寞，病的心理狀態和犯罪的誘惑。他對於革命保持了很疏遠的關係，他的自然主義的手法 and 革命的意義的描寫不相稱合。就以這篇愛情來說，牠雖有一個革命的結尾，但却是顯得突兀的，不自然的，這篇作品的優點毋寧是在很巧妙地描寫了主人公的寂寞的心理這一點上。

奧列沙 (I. Olesha) 對於中國讀者還是一個比較生疏的作家，但是他的藝術的才能和別緻的風格在櫻核裏也可以看出來。這位作者提出了下面這樣的問題：在嚴峻的唯理主義的時代玫瑰和夢想是不是應當被許可？在清醒的事業的時代，個人的想像

的權利是不是合法的？在他的有名的小說妒忌裏奧列沙就會借他的一個主人公的嘴發了一大篇擁護感情，擁護浪漫主義，擁護詩的創造的議論，雖然作者自己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給與肯定的解答。樞核的主人公也是澈頂澈尾地沉溺在烏煙瘴氣的感情和幻想裏的，祇是在結尾處作者借五年計劃指示了他一條出路。

在我們所熟知的蘇聯作家中，皮涅克 (B. Pinyak) 是最有天分最有特色的一個。雖然他在赤裸裸的年頭和旁的作品裏面對於革命作了歪曲的反映，而且當他的有反動意識的紅樹發表的時候幾乎被逐出文壇，但是他的思想和藝術在涅克 (O.K.) 裏面却顯示了新的轉機和展望。這是一篇如實地描寫了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狀態的作品，在這裏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銳利的觀察用作者素常的藝術的手腕被傳達了出來。現在皮涅克正站在蘇聯作家的前綫，結晶就是一篇以集體農場突擊隊為題材的優秀的速寫。

潘菲洛夫 (P. Panferov) 是有名的長篇布魯斯基的作者。在蘇聯從小農落後國

移入大農業經濟國家的時代，在貧農中農最後地轉向社會主義的時代，最先把農村中的這個宏大的發展過程從正確的立場很出色地描繪了出來的，就是這本布魯斯基。非洛夫不但寫了農村集體化的小說，還發表了不少描寫工業化的各個戰線的短篇。他和伊連珂夫（V. Il'inkov）合作的這篇焦炭，人們和火磚就是寫突擊隊為建築焦炭爐而鬥爭的。這篇有魯迅先生的譯文，收在一日的工作裏，他是從日譯翻出來的，和我所根據的英譯有很大的出入。關於兩者的不同，魯迅先生曾作了很精闢的比較，毋需我的蛇足的說明了。

卡維林（V. Kaverin）在中國讀書界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他却並不是新作家，他在十五年前就開始了創作，是屬於「賽拉比昂兄弟」一派的。他初期的作品是奇幻的故事，到後來纔選取比較現實的主題。他的作風和阿列沙頗有相像之處，他的小說無名的藝術家就是以擁護浪漫主義和藝術家的獨立而招惹了批評界的責難的。啓爾基茲人的歸來這一篇却是出於他的五年計劃短篇集序曲，寫的是落後民族在社會主

義建設中的發展。

選中國做題材的蘇聯作家，除了以怒吼吧，中國和鄧熙華而為我們所熟知的屈萊迪珂夫 (Tretjakov) 之外，最有名的就要算是中國故事的作者埃爾時堡 (O. Erdberg) 了。中國的故事寫出了具有一切社會矛盾的現代中國的真相，曾博得了羅曼羅蘭的深深的讚許。我們在鑄着刀子就是這書中的一篇，作者的藝術的才能由這短短的一篇裏也可以看出來。